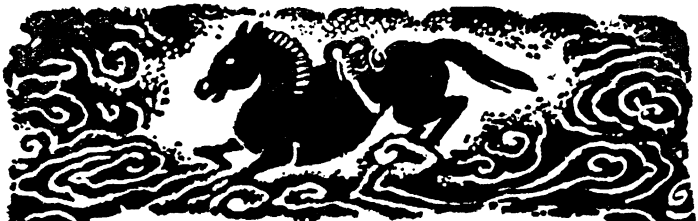
錦里耆舊傳

蜀檮杌

南漢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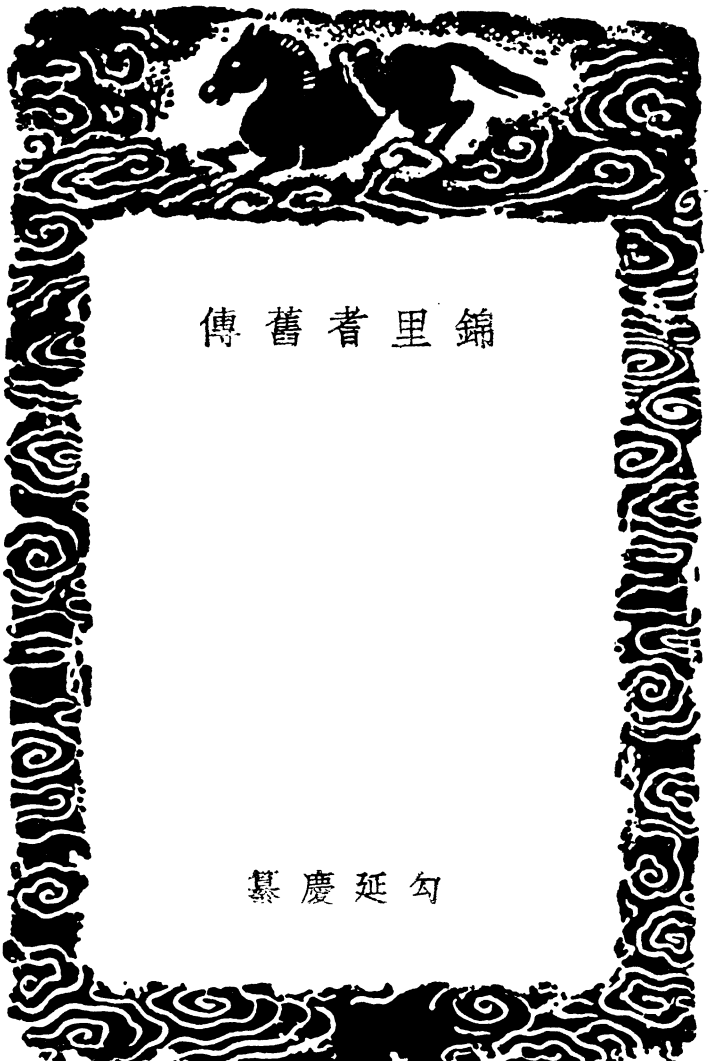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錦里耆舊傳

慶延勾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讀畫齋叢書收有此書故據以排印原本僅有第五卷至第八卷闕前四卷

錦里耆舊傳卷第五

起中和五年正月。當蜀武成元年。

宋　前榮州應靈縣令句延慶纂

正月地動。一月十餘度。以七曜占之。多兵。飢饉。　三月改光啓元年。　夏四月維州山崩石墜飛鳥斃空。

五月除授顧彥朗東川節度使。

二年東川遣鄭君雄率衆侵略至德陽縣殺破斬鄭君雄。又常厚自峽中率兵據左綿。僖宗皇帝到京後。天下十道共修京闕之次。胡魯子反。燒悉盡。駕幸寶雞。又幸山南。干戈復起。四海不寧。

三年冬十月十軍軍容使田令孜除授西軍監軍使。十一月到府。

昭宗皇帝即位改元文德元年。　秋八月除授韋太尉　昭度　劍南西川節度使。陳太師知之。乃治兵講武。更嘗黃頭軍三都監軍使。以書召閬州王司徒建。計其過綵水。即出兵拒之。將激其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冀韋太尉來。以兵隔之。則誣以王司徒起兵侵境。　九月王司徒大軍至閉城門不納。　冬十月。丁卯川軍與王司徒戰。川軍敗退入城。是日天色陰慘。先主廟上黑霧起。至暮王司徒抽軍回七里亭。

丙子王司徒引軍入漢州界。攻剽四面州縣。東西兩川皆懼之。

龍紀元年春二月庚午陳太尉發軍與王司徒大戰於三郊。川軍敗績。於是別修壘寨。點丁牢城。　夏四月軍容招前定戎軍節度楊晟建節於彭州。與陳敬瑄爲裏也。　五月三郊軍敗。退歸府城。王司徒據漢

州城。出軍把斷北路。又彌牟鎮下先鋒寨。新都縣下中軍寨。秋七月。節度使韋太尉到川。用王司徒爲衙內都指揮使。奏割邛蜀黎雅四州。充永平軍節度使。川莊陳大師牢城。韋太尉具旌節於城下。以示城內百姓軍人。告之曰。新使在此。何閉城門。隙太師令左右詬罵。城下云。有鐵券見在。豈可違先帝命乎。王司徒於東北面下寨。韋太尉城西北下寨。未經旬日。嘉眉州降。

大順元年春正月。分兵擊邛州。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殺刺史毛湘以城降。又東川助兵三千人。城外置牢行府。徵科諸州稅賦。嘉眉州運糧供軍。內飢乏死者。不可勝數。父母委棄。雛稚不相保養。居人多以藜藿充濟。皆有菜色。殍仆者甚衆。軍人多偷刈新麥。每一斗直二千餘金。亦潛於韋太尉寨市易。鹽酪相次。人數稍多。遂成隊。有聞於太尉。太尉曰。一城飢餓。忍不救之。並不要問。城內亦有聞於陳太師。太師云。吾尚恨無計救卹。一任逐便。以此稍有市井。　夏五月。城內乏食。民俗惶惶。遞相欺凌。無所怕懼。所在斬殺。處處暴尸。其有軍都處回稠鬧。別街巷則寂靜。是月資雅黎三州。相次歸降。時以攻圍日久。其城未拔。王司徒白韋太尉曰。今領數萬之衆。勞師以事蠻夷。近聞洛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主上憂勞。不如以兵戚靜中原。是國之本。相公盍歸覲。面奏此事。韋公然之。翌日。又諷三軍於行府門告糧闕。乃執韋公以兵戚靜中原。是國之本。相公盍歸覲。面奏此事。韋公然之。翌日。又諷三軍於行府門告糧闕。乃執韋公親吏駱別鶴鬻而食之。韋公益懼。因召王司徒謂曰。某年衰風恙。恐不任持。已具奏聞。卽便離任。今表申奏。署授司徒。卽度留後。行營招討使。候至闕庭奏聞。請降西川旌節。在後更保功業。以慰民望。乃以牌印授之。　六月己卯。進發。王司徒祖餞。送至新都。韋公請回。無更遠離帳幄。韋太尉發後。王司徒移居中軍

寨城內百姓往來交易。販米入城。以竹筒量賣。截筒深一寸。闊一寸。二百文。須三五人共賣。一人接錢。兩人把手。定則以米寫衣袖中。將歸研之。煮湯共喫。老弱者難買。或聚或散。固無行鋪。街巷飢人死者無數。或遇一夜風雨。來日便成白骨。

冬十月。發兵圍彭州。

大順二年秋。城內糧盡。八月。庚寅。陳敬瑄田令孜開城門。攜牌印出降。王司徒與之竝轡入城。安撫軍人百姓。放陳太師歸花林坊本宅。田令孜歸碧雞坊宅。時克定川府之後。以萬民久罹塗炭。初見廓清。行滌蕩之恩。布寬仁之政。

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於雅州安置。王司徒慮其生變。縱令孜於府城斬敬瑄於新津。具表疏其惡也。

三年夏。彭城內窘蹙。初年米每斗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啗食。五月。庚申。楊晟自刎。城門開。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尾三年。蓋楊晟不識天時。致害民庶。秋七月。與東川顧相公修好。結秦晉之姻。是歲改爲乾寧元年。

二年春三月。創徵雜稅。綾一匹一百文。絹一匹七十文。布一匹四十文。豬每頭一百文。時修寶歷寺。有僧智廣。俗姓崔氏。善救病。以竹片爲杖。拍其痛處決之。無不立愈。癮者便仲跋者能行。其餘疾苦。應手痊損。川主司徒崇重之。請於寶歷寺爲人療病。所得錢物。回用修造。遂於寺內五丈天王閣下居止。於是病者競來。皆得痊愈。日獲三五千。告諸貧者。不用施錢。時號聖僧。（師本在雅州開元寺渴帝神堂內居。）

三年。起軍收東川。
四年。秋九月。平定東川。
五年。秋九月。改爲光化元年。江濱池魚無數皆死。浮出水面。長尺餘。以車般之。送於城外。
二年。秋八月。差發決雲軍使田師儔統押兵士三指揮。收獲閬州。次克巴蓬壁三州。
三年。春三月。田師儔移軍收渝州。
四年。改元天復元年。封蜀王。
二年。春三月。發舟師一萬五千人鎖峽。是歲大水。嘉州漂溺尤甚。時有呪士僧念尊勝。修淨衆寺。
三年三川妖寧五稼豐稔。梁漢夔峽東西五千餘里山河肅靜。
六年昭宗皇帝遇害。少帝禪位梁時三軍縞素舉哀。
七年。秋九月。文武勸進。羣議云云。蜀主卽皇帝位。改唐天復七年爲武成元年。郊祀天地。大赦境內。赦文曰。圓蓋方輿。萬彙共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於推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遵革故之令猷。敷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睠命。俯徇樂推。宗廟告虔。孝思旣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承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祀羣咸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覩於在天。雷雨須開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刑。繼丕圖二十四世。皆以恤辜宥罪。勸善興仁。特行滌蕩之恩。用致洽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召寇以纏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士丘墟。生人旣失其所天。大事須歸於

有土遂至蠻夷濫款。士庶傾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絕山陽之號。共陳天命。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倍軫臨深之懼。每念生靈塗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旻。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歷。既正鴻名。布澤行春。式和均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八年爲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唯十惡五逆者。屠牛鑄錢。固意殺人。摸窠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麴。持杖行劫。官典犯枉法贓。兼濫濫身名。冒授官爵。囹圄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冤濫。不問有贓不在赦限。左降官不問罪輕重。並與量移。其有情無狡蠹。事不邪□者。委中書門下酌量矜貸。使即牽復授官。州縣典吏及諸色人。配流在遠。已經懲斷者。並宜釋罪放歸。兼有軍人百姓。先因公事關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放歸還者。亦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擾攪。朕自援旗誓衆。仗鉞平戎。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克成帝業。實用武功。每思將帥之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武泰等道。并兩路軍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時即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兵知馬使已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稼穡登黎。元未泰。每於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行其矜放。但念方屯師旅。難闕賦征。祿同切於父安。宜共資於贍給。自去年八月已後。十月已前。繼有指揮。併蠲逋欠。非無惠澤下及烝人。尚慮疲羸。未息艱苦。幾內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錢物。或保累填陪。官中收沒屋舍庄田。除已有指揮及有人經官收賞外。餘無人射賞者。有本主及妻兒見

在無處營生者。竝宜給還。却據元額。輸納本戶稅賦。冬選之人。例聞羈旅。常思任用。以救棲遲。兼勸進官僚人數不少。朕昨繩登寶位。便布僾恩。或擢在班行。或委之州縣。凡選用略盡。搜羅其間。或有謬結前銜。妄稱入仕。既未辨其眞僞。又可哀其困窮。是用銓衡。冀分玉石。切在精研選士。撫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託。但曾經赴任。委不敗官。不犯刑章。又無贓汚。告赤圓備。考課分明。便仰依資注官。銓司不得稽滯。如有失墜告赤。無以自明。但有失墜時公憑。及於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竝准例參選。然則自唐朝兵革之後。澆濫尤多。附勢力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以後。委有司博求幹濟。愼擇端良。諳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己。然可理人。就中令錄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方允奏陳之命。如聞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材。政術精詳。軍謀宏遠。韜光待用。藏器俟時。或智辨過人。或詞華出格。或隱山林之跡。或聞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材敍用。自唐室傾淪。梁圖篡奪。上國俄成於茂草。中原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文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星辰既紊。運祚俄遷。指王氣之東沈。聽頌聲之西起。率土之黔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克隆基業。合重奬酬。應內外文武官等。或賜功臣名號。或與一子出身。兼進勳官。資以旌勳業。竝當續有處分。朕頃事唐臣。嘗居親衞。受藩鎭封崇之貴。著册書鍾鼎之勳。至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忠家之誓。俱同許國之誠。非歿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內。言及念此。痛憤良深。應自僖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忠孝者。竝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

錄用。又在閬州起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遘疾以淪亡。或當鋒而天枉。皆是捐軀爲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遺烈千年而不泯。竝委中書門下。抄錄次第。各與追贈。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沒。又自朕剖符之始。分閫已來。副予委用之心。匡贊勳庸之士。同甘共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於流言。臨事唯思於盡瘁。則有故武信軍節度使張琳。操持勁直。才術縱橫。成今日之鴻基。自斯人之懿績。不享朝天之祿。遽興失手之悲。言念前功。常思厚報。宜追贈太尉。以報幽冤。其嗣子更加正官。仍賜章綬。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滌。早膺任用。累著勳勤。征行不憚於風塵。陳敵常先於士卒。論其實效。可謂勞臣。無何以富貴生驕。災殃自掇。不守初終之節。遽萌悖慢之心。驗人情而共憤滿盈。定國法而難私斷割。遂行典憲。深用矜傷。當運景之初興。在故臣之可念。宜加洗雪。用慰幽冥。宗滌竝却還在身官爵。故茂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李簡。故眉州刺史張勍。故漢州刺史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奉禮蓋獲、張全眞、張行立、韓在田威等。竝宜追贈。朕自臨蜀國。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方懇幽贊。以永天休。上荅元功。宜遵舊號。先主昭烈皇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備册儀。忠武侯諸葛亮。別加美謚。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所繫。水旱是司。竝宜追贈公侯。以酬元貺。昨爰自統臨八國。同心諸蕃部落首領已下。宜差使臣。各賜詔勅。分物宣諭。其見在鴻臚禮院入朝蕃客等。各賜分物。續有勅旨處分。刺史縣令。身皆受職。寵在分憂。非唯効荅於恩榮。亦在保全於終始。將申報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逋懸。必當分命使臣。大明黜陟。若清廉可

獎課績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用竝舉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斛斗竝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耗剩外不得加一勝一合致百姓積累逋懸如有固違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佔價竝許百姓詣闕論訴不計官職高卑竝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禁囚徒推勘案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僞陷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遏代書既不坐其本情實慮遭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寃濫使具奏聞必當別遣推鞫重行懲斷致理之源無先養老化民之本尤在恤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之節衰老者宜加□鄒孤惸者亦在撫安應國內有耆老年八十已上賜米二石九十已上賜米三石一百歲已上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差竝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殯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竝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爲先民之威儀禮樂爲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監直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規制勅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謗木之設本俟諍臣匭函所收先覽寃狀所以凡關利病悉要聞知自今已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竝須旋具論奏共議改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竝候續勅處分應飛龍閑廄內作坊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掌扇黃鍾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賞翊馬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赦內有未該恩例及合條流事件各仰所司起請施

行。開國之初。既勤行於德惠。改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以於民安。富庶自成於國霸。恩雖不愆。法且無私。赦宥者各仰自新。釐革者皆宜共守。俾從蕩滌。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錦里耆舊傳卷第六

起武成三年，盡后光四年春。

三年大梁遣使通聘，書曰：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兆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降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竝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晉塵，止因緣於間諜，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發都河洛，用荅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尤懷掎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塤篪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玭、閤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

馬一十匹，紅纓子鞍轡各一事。

紅可叱驥馬一匹。金玉鬧裝四垂鞍轡一副。
紫叱驥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鬧裝鞍轡一副。
烏叱驥馬一匹。金鍍龍鳳五垂銀鞍轡一副。
烏叱驥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青叱驥馬一匹。裹花五垂銀鞍轡一副。
青叱驥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轡一副。
騮叱驥馬一匹。金鍍鬧裝五垂銀鞍轡一副。
紅耳叱驥馬一匹。金鍍五垂鬧裝銀鞍轡一副。
玉犀腰帶二條。幷雜物等。
黃排方琍琳腰帶一條。頭尾順鈒十二事。
通牡丹犀排方腰帶一條。頭尾順鈒十二事。
金香一十斤。　麝香五十劑。
犀一十株。　琥珀二十斤。

玳瑁二百斤。
銀稜祕色鈔鑼二面。
金花渾銀裹龍鳳儀注槍四條。并韜子拏牛紅子全。
金花銀裹龍鳳儀注槍四十條。韜袋盛。
金銅甲二副并副脾兜鍪全。

藥物一十三味。
茯苓一十斤。
酸棗仁五十斤。
新羅人參一十斤。
枳殼一十斤。
赤箭一十斤。
顆棗一千枚。
牛黃一百銖。

金稜琉璃椀十隻。
金花銀裝尉子一對。

茯神一十斤。
玉臨五斤。
牛膝一十斤。
五味子五斤。
鹿茸一十對。
羚羊角五對。

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嘗香能助於薰爐。或華妙可資於寶玩。至於劍涵星斗。藥有君臣。願伸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縛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荅書。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摸流泛濫於八方。衰壘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宜。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問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霅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唯貞。□無競於興邦。止施仁而濟衆。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册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懽。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敍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燋勞而□已。用儉勤以師資。嘗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駾連鑣。六龍並駕。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思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霏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道星槎。絨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略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謝信物等。

右件鞍馬、及腰帶甲冑槍劍、麝臍琥珀玳瑁、金稜椀、越瓷器、幷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雕鞍撼玉堅甲爍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榊。劍耀龍鋒。金稜含寶椀之光。祕色抱青瓷之譽。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竝由惠好。顧酬謝而增愧。仰渥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慙祇受。

二年。春。册皇太子。

永平元年。秋九月。築柳堤。

二年。秋七月。皇太子元膺作亂。樞密使唐道襲等率兵敗之。至翌日擒獲。戮之於摩訶池畔。初五月二十三日丑時。天上忽震一聲。有電光飛數丈。或明或潛滅。皆云天狗也。占云。其下殺萬人。至是勦戮之數也。斯驗矣。

三年。冬十二月。雲南蠻寇邊。大渡河至沈黎。

四年。春正月。蠆王將兵討之。殺退溺河者。不知其數。歸降者三千餘人。斬獲坦綽布。獻清平官等。收奪器甲馬牛軍資財用五千餘事。凱歌而還。是月。荊南高令公發兵攻峽路。嘉王率衆且戰艦泝流下峽。未至。蠆州刺史王先成已殺退嘉王。以王先成伐功悔。斬而後奏。帝甚怒之。

天漢元年。戎州界獠胡連等反。七州捕盜使王球領兵討平之。

光天元年春三月西域胡僧滿多三藏來游峨嵋山却歸西國　夏六月帝崩　太子衍卽皇帝位改元乾德　秋八月先皇□陵（句有脫誤）

二年春正月有事於南郊大赦國內　二月雲南遣使朝貢　夏六月雙虹頭入福感寺後堂內光輝照溢廊宇良久而沒

三年春三月築子城西北夾寨堤引水入大內御溝水出東流仁政樓

五年春二月內午日有食之

六年春雲南進江豬　夏四月於大內造村坊立市肆令宮嬪著青布衫裙開酒肆食店雜男女之飾貨柴麪一如民間叫噪爭打男女混雜交易而退帝與諸妃后以爲笑樂

咸康元年夏六月續添閏十二月歷日一紙印造施行春初頒歷只以十二月暨至夏方知唐朝歷日閏添之也是歲遣翰林學士歐陽彬通聘洛京回莊宗皇帝遣客省使李嚴來修好嚴朝見笏記曰　伏自朱溫肆逆滻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逼遷於東洛誅殘南地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於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繇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修爾墜張憤朱溫崔亂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燃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久困於生靈□再逃其死士纔過汾水縛王鐵槍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下劍霜未匝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嚴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方

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負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纔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夷。方議除翦。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喜我帝祥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臣則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跼地。臣無任感恩荷聖、踊躍屏營之至。　冬十月庚申朔甲子。帝幸天雄軍。（秦州即天雄軍。）文武臣僚諫諍不允。駕至利州。唐國發大軍。已過金牛。帝大驚。扈從百官、旋各分散。輦轂倉皇。奔馳歸闕。　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歸入內。京城沸撓。至壬寅。唐國使李嚴走馬入城。宣唐敕命。安撫三軍萬姓。又云。六軍使齊王宗弼、先已有狀歸降。與聖太子今見引領大軍。相次即到。帝與太后一時號泣。左右悉悲哀。帝遂召歐陽彬修降表曰。　臣聞滄海澄波。納百谷朝宗之水。皇風扇物。來萬邦向化之人。蓋由負罪不誅。衒寃獲免。鄭伯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頂戴穹旻。仰祈渥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啓運。握鏡開圖。發機而上應天心。恤物而下民從欲。繼十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一千年挺特之風。廣施王道。混車書於天下。走聲教於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部。承先父經營之業。爲巴人主者之司。但荒鄙瞽瞽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既乖於正朔。苞茅是闕於膺羞。殊不知唐德惟新。元功再造。致王師之遠辱。勞雄武以親臨。太陽□而冰霄自消。霽澤敷而黔黎盡泰。而臣自知罪釁。不敢逭逃。命戎士以倒戈。挈壺漿而塞路。遂即舁棺櫬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馳魂。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眞宰垂仁。入臣境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闡堯天□惡之文。釋殘生於蜾蠃之燈。全必死於魚戲之鼎。使肌骨重生於聖

光天元年春三月西域胡僧滿多三藏來游峨嵋山却歸西國夏六月帝崩太子衍卽皇帝位改元乾德秋八月先皇□陵（句有脫誤）

二年春正月有事於南郊大赦國內二月雲南遣使朝貢夏六月雙虹頭入福感寺後堂內光輝照溢廊宇良久而沒

三年春三月築子城西北夾寨堤引水入大內御溝水出東流仁政樓

五年春二月內午日有食之

六年春雲南進江豬夏四月於大內造村坊立市肆令宮嬪著青布衫裙開酒肆食店雜男女之飾貨柴麪一如民間叫噪爭打男女混雜交易而退帝與諸妃后以爲笑樂

咸康元年夏六月續添閏十二月歷日一紙印造施行春初頒歷只以十二月暨至夏方知唐朝歷日閏添之也是歲遣翰林學士歐陽彬通聘洛京回莊宗皇帝遣客省使李嚴來修好嚴朝見笏記曰伏自朱溫肆逆連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逼遷於東洛誅殘南地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於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繇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修爾隳張憤朱溫崔亂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燃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久困於生靈□再逃其死士纔過汾水縛壬鐵檜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下劍霜未匝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嚴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方

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負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纔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夷。方議除翦。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喜我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臣則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跼地。臣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　冬十月庚申朔甲子。帝幸天雄軍（秦州即天雄軍。）文武臣僚諫諍不允。駕至利州。唐國發大軍。已過金牛。帝大驚。扈從百官、旋各分散。輦轂倉皇。奔馳歸闕。　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歸入內。京城沸撓。至壬寅。唐國使李嚴走馬入城。宣唐敕命。安撫三軍萬姓。又云。六軍使齊王宗弼先已有狀歸降。與聖太子今見引領大軍。相次即到。帝與太后一時號泣。左右悉悲哀。帝遂召歐陽彬修降表曰。　臣聞滄海澄波。納百谷朝宗之水。皇風扇物。來萬邦向化之人。蓋由負罪不誅。衒寃獲免。鄭伯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頂戴穹旻。仰祈渥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啓運。握鏡開圖。發機而上應天心。恤物而下民從欲。繼十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一千年挺特之風。廣施王道。混車書於天下。走聲教於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部。承先父經營之業。爲巴人主者之司。但荒鼈瞽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既乖於正朔。苞茅是闕於薦羞。殊不知唐德惟新。元功再造。致王師之遠辱。勞雄武以親臨。太陽□而冰霄自消。霈澤敷而黔黎盡泰。而臣自知罪釁。不敢逭逃。命戎十以倒戈。挈壺漿而塞路。遂即舁棺壓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馳魂。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眞宰垂仁。入臣境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闡堯天□惡之文。釋殘生於蜾蠃之燈。全必死於魚戲之鼎。使肌骨重生於聖

日。燋枯再沐於天波。然則盡節輸誠。安足以贖臣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日傾心。歸明向化。積懼而鋒鋩聚背。推忠而丹赤貫心。今則已遠寇城。將趨鳳闕。雖亡家國。喜歸有道之朝。縱別鄉園。幸在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幷姨舅兄弟骨肉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攀望聖慈。無任瞻天仰德、惶懼戰越。死罪之至。發表後。魏王車駕至漢州。乙巳。王宗弼領兵先入城。是夜王宗弼遷帝於西宮。至丙午。自稱兵馬留後。散差人收內庫金銀寶玩。幷諸王節相宅內財物。丁戊。申敕榜曰。朕以蜀部封疆。本是我唐境土。爰從兵革。遠阻江山。當僞梁篡弒之時。致宗廟凌夷之難。遂茲割據。蓋逐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況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唯期恢復。却墜傾輸。朕以初殄寇讎。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優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僕后之心。既叶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抵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應僞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舊族。或本朝舊賢。或抱節於軍戎。或著名於鄉曲。久從暌隔。常賑情懷。宜知乃睠之恩。各勵歸誠之款。今以降敕命誡約諸道兵帥。如西州果決歸明。到城內不得驚擾。但思効順。勿至懷疑。己酉。齊王宗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景閬澄、北院開府歐陽晃、成都尹韓昭等。出牓示。奉魏王教令。宋光嗣等久居內庭。恣行權柄。幼惑小主。滅削三軍。仰處斬訖奏。甲寅。蜀主與宰臣王楷、文武百官。素服銜璧、牽羊輿櫬、出城降。魏王太子於是焚櫬釋罪。望北拜恩。却歸入城。魏王遣李嚴於三市。慰諭軍人百姓。丁巳。魏王與勝太子入城。閏十二月己丑朔。斬僞齊

王宗弼、并男駙馬都尉承班等、牓曰、竊以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內臣、潛取資財、將爲己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兇、須加顯戮、初王宗弼多收內庫并諸節將宅寶貨於城外、獻魏王及招討郭令公、魏王曰、蜀之山河、皆我家之有、方欲普施惠化、何用寶貨而爲、遂不受、至是誅之、又斬秦州節度使王宗休、以其修行宮迎蜀主、又引軍收蜀、竊以王宗休食人之祿、於國不忠、貴擁節旄、位居屏翰、飾宮室以誤主、引師旅而收城、悖逆之深、莫甚於此、豈可君遷臣在、國改家存、顯示梟夷、人神歡快、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前戎州刺史蕭懷武、眉州刺史鮮于梟作亂、擒獲、與從皆伏誅、庚申、蜀主及太后嬪妃、宰臣王楷、唐傳素、張格、許寂等、進發入洛、歸朝、甲子、走馬使到、宣敕斬招討使郭崇韜父子四人、爲到蜀取豪富家金錢、馱載歸京闕、戊申、奏遂降敕誅之、甲戌、北都留守孟知祥除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到府、戊寅、魏王以孟公至大慈寺、拜億宗御容、又至延祥院、見僞蜀少主眞容、並令掃抹、塑北方天王一身、至今存焉、庚寅、魏王發離成都、歸京、至綿州、康延孝以殿後軍作亂、回趨成都、屯廣漢、川主頗有憂色、護軍焦彥賓、畫討伐、與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軍、擒康延孝、送至利州、魏王斬之、於是兩川平定、夏四月丁亥朔、己丑、蜀主與母徐氏、太后諸王公嬪妃至雍州、時莊宗出征、王皇后矯詔、就秦川驛害之、至明宗朝、追封順正公、葬於京兆府三趙村、是月、明宗卽位改元、

天成元年甲午、魏王平蜀回至渭南、諸軍潰散、爲帳下親事所縊、

錦里耆舊傳卷第七 起天成二年，盡明德二十五年。

二年春二月壬午朔己亥川主斬兩川監軍使李嚴。時明宗簒位。川主以前朝懿戚。心不自安。至是內客省李嚴。爪樞密使安重誨密旨。貯圖謀之意。添隣部網羅於兩川。乃斬之聞奏。自是方思割據。厲兵秣馬。與東川董相公璋。論秦晉之親。結脣齒之約。

三年冬築羊馬城。

四年春饑荒。米斗四百文。

長興元年秋。兩川起兵。討遂府利閬、并黔南夔萬等州。牓示曰。蓋聞皇王御下。恩信乖而叛離。臣子事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刮席而忍恥。膠柱□移音。開戶牖以啓式。長根芽而稔患。以至舉戈問罪。誓衆言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某國朝懿戚。受命莊宗。自節制於西川。遇鼎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數五十萬緡。纔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勤蠢於天子。欲表率於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於屢加官秩。亦荷寵光。不幸閒諜潛興。窺覦顯露。於閬中而立節。就列鎮而益兵。搖動我軍民。控扼我噍背。頻將異議。累具上聞。冀巖軫之懷柔。希稍安於方面。而朝廷不以爲德。轉深其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絕雲龍之契。某與東川相公已聯姻好。況密封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笳鼙之響。地里雖分於兩鎮。人心何異於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

人騎分路往武信利閬路黔夔等州問逐制置之由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別載條章務□晏寧必無侵虐況王氏開國久霸成都東則鐵鎖於瞿唐北則泥封於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相離心全在蜀之忝人固未忘於霸主某因衆多之威舊舊武旅以開疆佇遣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水行春繁華何讓於往年爵祿重新於此日凡百士庶宜體端倪

秋九月辛酉朔丙辰收下閬州牓曰　昨者兩川以朝廷日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閒言致諸侯之離德始則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覘窺謂於果閬之閒便是控臨之地妄興謀畫濫置節旄及姦計之遂心猶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背請兵師欲結禍階自爲戎首所以東川相公慮其稔惡須議摧兇連興貔武之師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相公來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兩川大軍四面圍裹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斫到李仁矩首級并活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使賈暉等訖餘城下見機來投指揮使都頭已下使與賞給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竝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殺戮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兇斬首同惡就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雷迅喜氣山橫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州只期反掌之間更俟克敵之捷　冬十月辛卯朔辛亥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張業收下夔州并黔南牓示曰　今月二十一日據峽路行討伐招收使狀報黔南節度使去今月二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本州下水奔竄尋差衙隊指揮使朱侹、部領左右飛捷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日午

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渠溪團點元隨兵士及旋添水軍。卻有五百餘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應接兵士到。卻欲歸復本州。其朱倱當日辰時。部領戰船。往渠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趁下水約百餘里。至酆都埧頭。殺獲賊軍一百餘人。斬黔南內外都指揮使郭太尉、吳近思、張瓊等三十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不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節度使則攜餘黨、乘小舟沿流直下忠州者。竊以大舉舟師。遠征峽路。旗鼓纔聞其下瀨。宋檣竿指於上游。連降郡城。纔收營盤。勢且疾於破竹。聲有類於燕巢。今則更閱捷書。屢聞勝策。況尊江軍以黔南爲肘臂之地。以渝合爲饋運之衝。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帥弃城而竄遁。裨將兼隊而追擒。數俘馘以既多。收鎧甲而亦衆。指期蕩定。以固封隅。凡曰軍民。攸同快慰。十一月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收下利州。十二月左右廂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打破遂州。殺節度使夏魯奇。於是朝廷夷東川董相公一族。

二年。天子歸罪安重誨後。川主卻修職貢。

三年。夏四月辛巳東川董相公擁兵來襲我。至漢州。昭武軍節度使趙廷隱討平之。牓示曰。蓋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明神不昧。稔惡則亡。逆賊東川節度使董璋包藏禍心。良背盟約。養輿十馬。急寇封圻。迎鋒而尋沒全軍。單馬而竄歸本府。昭武司徒統領大衆。追襲餘妖。則有前陵州刺史王暉。視其將亡。因圖轉禍。梟斬董璋父子。雙獻其元。□保軍城待余旌旆。念其智勇足可嘉稱。且謀不自於衆人。罪止歸於元惡。既除心腹之患。永固邦國之基。某見親往東川。慰諭軍民次。六月。軍府將吏等詣衙陳狀請川主令

公通押兩川公事。

四年春觀察判官元溥上疏請行墨制曰　伏以我蜀被山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之強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武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封取威定霸固得其宜矣而況內則有紅蓮上客參幃幄之謀外則仗細柳將軍專斧鉞之任率土之內足可保磐石之固太山之安顧惟穴賤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童之歌哲王聽之敢罄蒭詞誠慙管見仰干朗鑒伏切怔忪竊以惟賞與刑國之利器懲惡勸善君之要權不可偏行猶須具舉歷觀往典備考前規或王命而不通或公室以多難列國率聞於專制諸侯或可以從權苟有利於生靈又何辭於通變昔來歙鄧禹擅命於征伐之間蜀主岐王承制於隔絕之間際俱非已實欲安仁一昨隣近諸藩間諜上國有虎視狼貪之意阻君臣魚水之歡添益兵師動搖生聚況我公恒修職貢不虧楚子之茅遽構讒邪竟鄒曾參之杼以至兩川歃血合從連衡列校齊心奉辭伐罪今則旋平狡穴漸拓鴻基立功者悉望昇榮向化者皆思敍進方屬途路有阻恩信未通二星不見於雲霄三蜀久懸於雨雪將圖勸善切在報功疇庸合議於策勳列爵宜遵於故事自今以後若且行墨制以布鴻恩式副羣情無虧大體先宜曉諭後可施行所冀設爵待功免授踰時之賞允宜稱霸之□　秋七月唐國進封蜀王冊曰朕祇膺天睠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殫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其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爲皇家而盡節雖旁緣詿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潮海之波

瀾蹩阻。風霾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贐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具官孟某五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眞爲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述其緯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矜。罔恃灌龍之寵。洎朕纂承鳳紀。緊爾鎮守寇城。鐵石彌堅。菁茅不貢。山川險絕。每虔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逆節。既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勳賢。疊以封章。疏其隣道。虔劉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懟。譸張裒言而誘諭。彼既不回。俟良便以誅鋤。乃則自雪。以至敢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則妙施成算。徑出全師。鼙鼓繅鳴。旋聞落爪。窠巢自潰。已致噬臍。梓州之祆霧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吾宵旰。賴爾韜鈐。固當銘在景鐘。豈止光於信史。況復備輸懇款。益驗傾虔。敍魯館之寅緣。述沛中之舊事。深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艸。儻無巽數。曷報崇庸。由是竝築將壇。顯昇王爵。兼兩藩之奧壤。啓一宇之眞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之旌鉞。册以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予亦無慙於嚭。天鑒甚明。爲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勳者厚以奬酬。唯敬慎以始終。可延長於富貴。勉承兌澤。來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兩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秋八月下教曰。　取威定霸。乃諸侯

權變之方。捨尚策勳。乃皇王敍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徇衆。則稽錄効以報功。今稟命於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旄鉞之殊榮。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爲。講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述職。務保永圖。不幸諸潘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賓僚。咸展出奇之略。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勳勞。豈忘奬荅。一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册封。礪岳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陟幽明。許先口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於不均。庶有觀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長興五年。夏四月。文武勸進。卽皇帝位。大赦國內。改唐長興五年爲明德元年。以副使趙季良爲相。掌書記毋昭裔爲御使中丞。掌書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爲翰林學士。左右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侯洪實、分掌軍權。夏四月庚午朔。地震。興元節度使張虔劉、武定節度使孫漢韶率部來歸。由是盡得山南土宇兵甲。秋七月己亥朔。甲子帝寢疾而崩。葬和陵。廟號高祖。遺制册元子昶於柩前卽皇帝位。年十四。翌日殺李仁罕、幷其左右佞者宋讓等數人。初仁罕入蜀後。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恣爲奢豪。前蜀主元妃有國色。欲娶之。又懼高祖至是乃有跋扈之意。樞密使王處回、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慮其難作。遂請殺之。

三年。春三月。地震。

四年晉高祖發兵侵昭武至劍門保寧軍節度使趙廷隱領兵拒退之是歲改廣政元年秋八月大水

二年三年邊陲無擾百姓豐肥以輔相得人也

四年夏四月蝗

五年春閏三月甲申西域胡僧來朝

六年至九年大有

十年秋七月殺宰臣張業以其判度支虐徵商稅於是籍沒其家樞密使侍中王處回免官致仕上以翰林學士李昊徐元溥爲相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上始親臨庶政是月秦州節度使何重建鳳州刺史石奉超率所部來歸

十一年十二年時平俗阜

十三年春始置貢舉

十五年夏六月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以其城內溺死者衆於是大赦境內秋九月東川兵馬都監王承丕反殺知府刑部侍郎郭延鈞并家族於是都指揮使孫欽率手下兵士斬王承丕首級奏送宣差客省使趙季札往梓州安慰夷王承丕家族

十八年冬上國舉兵攻秦州蜀失之

十九年戎瀘州獠賊羅駐雍反左街都巡檢使趙季文討降之

二十一年。昌州獠反。殺巡檢使趙漢瓊等。於是左界巡檢使申彥瑭討平之。
二十四年冊皇太子。
二十五年行用鐵錢。

錦里耆舊傳卷第八

起僞蜀耆政二十八年冬・至乾德四年春・

國朝收蜀。十二月。癸亥。僞蜀太子奏王元喆、統領兵士至劍門。時昭武諸路兵馬。竝已奔退。遂回入城。正月。癸酉。□路前軍都部署王太傅全斌・統領大軍。至漢州界。蜀主差僞通奏使伊審徵、走馬送降款。

十七日。前軍都署尋請先鋒都監康延澤、入城安撫。十九日。大軍至昇遷。蜀主具禮降。二月四日。南路戰棹都部署劉太傅光乂・收峽路至府。是歲大宋乾德三年也。十七日。蜀主與僞太后妃嬪。發離成都。水路下峽朝天。先差弟僞雅王仁贄、北路走馬奉表曰。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存亡。致興天討之師。實懼霆臨之罪。敢祈英睿。俯聽哀鳴。臣誠驚誠懼。頓首頓首。伏念生自井門。長於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溥德居乾。聲教被於遐荒。惠澤流於中夏。當璇旒玉殿之始。闕以小事大之儀。洎告類圜丘。已來稽執玉持帛之敬。蓋屬塗途遐僻。阻隔徽猷。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略風行。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施而自駭。山河郡縣。半入於華封。將卒倉儲。幸歸於文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年。日承訓撫之恩。孺効孝愛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衰年。其次則□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若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徵其故實。上瀆宸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恩歸款。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

全而爲幸。庶使先君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問安之便。見今保全府庫。巡遏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車書混一。文軌正朔。奉於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臣謹率文武見仕職員。望闕拜首。上表歸命、披瀝肺肝以聞。又上宰臣樞密使狀。竊念頃自北京。卽隨先父。洎臨西蜀。嗣守餘基。自量小國之封疆。常阻大朝之正朔。伏以皇帝位登宸極。禮盛郊禋。令預梯航。願同臨照。而以[illegible]陣國稍易歲時。今則遠勞王師。恭行天討。有征無戰。詎可抗威。棄甲倒戈。尊皆效順。具陳降款。上達冕旒。所希者存濟活於蒼生。報劬勞於老母。忠惟奉主。孝則養親。曰於生平。無所覬望。計男衔璧。已蒙解釋之儀。虞舜垂衣。佇保安全之望。丹誠備寫。雪涕難勝。伏惟某官叶贊萬機。懷柔八表。迴敷恩信。竝及幽遐。願垂前席之言。特加敷奏。冀遂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鶺將比喻。雀銜環而報德。以荷生成。倚賴之銘。陳詞罔極。遐瞻德宇。但灑虔誠。今專遣親弟仁贊、詣闕上表待罪。敕蜀主省上表。率文武見任官等。望闕灑懇歸命事具。然朕自皇天睠命。率土樂推。將期德服萬方。不恃威加四海。乃睠益部。僻處一隅。苟黎庶之獲安。非經營之在意。一昨災纏蜀地。釁自幷門。既興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鉞。事非獲已。須用至兵。我具眞詞。彼衆自敗。下劍門而賈勇。指幷絡以長驅。甲胄火燃。兆庶何罪。徑馳馹騎。嚴戒前鋒。廣宣來者之懷。徧諭弔民之意。果能率官屬而效順。拜表疏以祈恩。託我慈親。述乃寢廟。封府庫而待罪。保生聚以輸誠。朕方示信懷來。不逼人險。保無他慮。當體優隆。國有舊章。不違來請。所宜悉也。春寒。想比清休。書旨不多及。　四月一日。殺西川兵士三萬人。初。前軍都部署琅琊公受降入城後。應是西川歸降兵士。竝皆安撫。相以點

覬要起發赴京。衆軍動搖。將謀作亂。乃引就夾城內點揀。俾其不意。遂盡殺之。參政呂侍郎餘慶知成都府軍府事。爲蜀指揮使全師雄反。自稱王。據漢州金堂縣三學山。聚徒數萬人。攻成都并諸縣。與官軍格鬬。又陵州賊袁廷裕反。資州黃承浦。普州劉澤。時人號之劉倪弓。昌州趙令等反。各據本州。與全師雄應接。所在州郡道路不通。又嘉州馬承逸反。屯犍爲山。進攻州城。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擊破之。盡戮徒黨。夏五月十六日。蜀主到京朝見皇帝。卯時御大明殿。蜀主見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殿中省法物。竝於殿前卓立三軍。於明德門外。著隊排立。蜀主并弟仁贊男元喆等。宰臣李昊已下三十二人。五更三點。自玉津園乘馬。到明德門西廊。於幕次下馬。至寅時。著白衫小帽子。勒帛詣明德門立班。閤門使李廷憲至。蜀主遣官屬一員。持表侍罪。將入大內。奉傳宣旨釋放。敕示諭竝俯伏於地。令通事舍人持起。有敕取法上天廣復下土。既叶混同之慶。永乘臨照之光。方喜來朝。何勞俟罪。體茲睠待。無至兢憂。蜀主以下謝恩訖。奉宣賜衣服幞頭鞾笏等。謝恩却歸幕次。換衣服冠帶。各乘馬入厚載門。右銀臺門下馬。閤門使李廷憲引蜀主入明德殿外幕次。祇候見蜀主進

金器八百兩。　玉腰帶二條。

銀鋌一萬兩。

集賢相公參知政事侍郎、及文武官已下。江南兩浙進奉使。竝立班陪位。稱賀。宣徽使承旨奉禮畢。索扇下簾。皇帝歸內。皇帝自大內乘逍遙子上。陞德樓。宣詔。蜀主已下上樓立班。奉宣慰諭。諸軍於樓前逐隊

安歸營後。却乘逍遙子。赴大明殿宴。奉宣宰臣蜀主已下。竝赴宴。動教坊樂。蜀主進

金酒器一副。重一百六十兩。　通龍胡犀腰帶一條。

宰臣節相已下進賀。

蜀主朝見。宣賜蜀主。

衣一副六件。　玉腰帶一條。

金鞍轡馬一匹。　散馬五匹。

絹五千匹。　錦綺綾羅紗穀衣著一千匹。

錢三千貫文。　金鍍銀稜瓷器四百事。

銀稜漆器一千六百事。　素漆器五百事。

錦繡被氈褥二副。　宅一院四百八十間。

鋪陳等用什物全。

又賜國母李氏。

衣一對。　金器三百兩。

絹一千匹。　等用銀器一千兩。

錦被氈褥鋪陳全。

蜀主弟仁贊、仁裕、仁操、男元喆、元珏各賜
衣一襲、
玉腰帶、
衣著各五百匹
散馬各一匹、
錦被氈褥鋪陳全、
雅王孟仁贊別宣賜
交倚水罐子銀大燎爐、幷銀器二百五十兩、
尋有除目、
李昊工部尚書、
張元傚工部郎中、
胡韜司天少監、
韓保昇殿中監、
尹文舉駕部郎中、
劉景少府少監、
幞頭鞾笏等、
銀器各七百五十兩、
絹各一百匹、
金鍍銀鞍轡馬各一匹、
歐陽炯左散騎常侍、
毋守素工部侍郎、
郭微膳部郎中、
高諷太府卿、
范禹偁鴻臚卿、
韓嶼庫部郎中、

鮮于操祠部員外郎。
丘世隆比部員外郎。
孟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
孟元珏左千牛衛上將軍。
李進右千牛衛大將軍。
袁可鈞左屯衛大將軍。
蘇廷超清道率府率。

趙元拱虞部員外郎。
孟仁贊右神武軍統軍。
孟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
王昭遠右千牛衛上將軍。
景處瑭左羽林衛大將軍。
高延昭左驍銳大將軍。
李遵皓左監門率府率。

授蜀王秦國公制

門下。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城。河圖括象。岷山眞井。絡之墟。考職方之地圖。比劍南之微道。屬中原多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遂踰於王制。朕削平屬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採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式載于茲。百揆時敍。禮樂征伐之柄。出自朕躬。蠻夷戎狄之鄉。咸修職貢。一昨順先庚而受律。法時雨以興師。舜干羽舞於兩階。湯網當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咨爾僞蜀王孟昶。挺生公族。稟慶侯門。值唐朝將季之辰。襲蜀士已成之業。撫有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能知人神之助。順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面南陔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以流恩。官班特越於羣章。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琮。惟列莒公之號。今茲示寵。以欲從人。命作

帝師俾榮開府儀同漢相專車之貴列秦川萬戶之封併而授之斯爲異數仍加祿俸用表優隆爾宜思前代之命以體我朝之加勉何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可封秦國公

授孟元喆兗州節度使制

門下朕聞魏將降蜀君臣俱列於散官隋帝平陳子弟不聞於封爵皇家順景風而行賞同時雨以濟師當敵境未賓寰下戒嚴之令暨兹邦請命雲垂利澤之恩矧復降婁古封堂武崇秋曲阜是伯禽之國太尉乃周勃之官山河距九州之雄紱冕冠三公之貴舉爲賞典斯實異恩僞國長子孟元喆禮法矜莊神彩英秀駛騎途於早歲播令聞於蜀川正朔未同於列國而人稱世子車書既混於大朝而自是良臣以爾昔在三川常居二職贊厥父之效順保祖母之高年予嘉乃心豈限藩制是命陟將壇於東夏整武事於南宮憲秩封侯用光殊渥將表臨戎之寄更增光祿之勳爾其分天子之憂勤出將軍之法令與其改弦而易調不若從容以安民布政頒條予誠有望榮家奉國爾宜勉之

夏六月蜀主薨遺表曰

臣聞大教有限萬化無窮歷觀今古以仗同在賢愚而不免將啓手而歸土再瀝懇而聞天臣誠悲誠戀頓首頓首伏念臣繆承父業藉據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攝雖有臨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老母下念生民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投戈之請伏惟皇帝陛下納汙道廣察遠恩寬遐頒彩鳳之書遽釋牽羊之罪伏自遠辭錦里獲覩瑤墀帝澤天恩曾無虛日皇華馹騎長是盈

門。仍賜官勳。方圖朝謝。不謂偶〔疾〕疹。遽嬰沈微。伏〔惟〕皇帝陛下軫睿念以殊深。降國醫而荐至。比冀稍聞瘳損。何期漸見彌留。將別聖朝。即歸幽壤。祀拜章於雙闕。一息雖存。命易篤於病躬。五神已耗。伏惟皇帝陛下長新鳳曆。永寧鴻圖。鎮居四海之尊。永作兆民之慶。臣之老母臣之孤遺。仰荷聖恩。復何憂慮。臣無任瞻天戀聖、涕泗悲哽、激切屏營之至。

夏六月十九日。榮州賊楊德暉等反。陵州袁廷裕助五千餘人。圍逼州城。是月二十六日。南路都部署彭城公討平陵州賊袁廷裕。二十九日楊德暉潰散。所在縣鎮遮截梟□略盡。秋九月。嘉州指揮使呂翰反。殺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據州城自稱相府。是月漢州山菁賊全師雄死。徒黨潰散。冬十一月。彭城公擊呂翰。破之。收下嘉州。

四年春三月。資州賊黃承浦、榮州賊楊德暉等。歸投起遣上京。自楊德暉趙令等脇從夷獠。依附山林。擁衆叛離。不順朝化。南路都部署彭城公命偏將討平之。今則汚萊之囚。盡闢蒿萊之盜。漸除萬民知歸兩蜀寧靜。覩堯湯之代。懽億兆之心矣。

錦里耆舊傳八卷。自洪武五年壬子歲秋七月十五日庚申寫起。至廿八日癸酉錄畢於華亭集賢泗北村居之映雪齋。且喫茶處在家道人誌。七十有六。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攷云。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前應靈縣令平陽勾延慶昌齡撰。開寶三年祕書丞劉蔚知榮州。得此傳。其詞蕪穢。請延慶脩之。改曰成都理亂記。天成之後。別加編次。起咸通九載迄於德四年。百餘年蜀事大略具矣。續傳蜀人張緒所撰。起乾德乙丑。迄祥符己酉。自平蜀之後。朝廷命令官僚姓名。及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之迹。皆略載之。知新繁縣太常博士張約爲之序。七月廿九日甲戌白露節記。

是編得之門人秦汝操氏。汝操又得之沈辨之氏。惜乎祗後四卷。闕前四卷。未得爲全書。大抵古書之存於世者。多殘缺不全。先達郡文莊公嘗云。麟角鳳毛。奚以多爲。愚於是編亦云。

嘉靖戊午冬十一月月幾望。勾吳皇山人姚咨舜咨甫識。時年六十有四。

蜀檮杌

張唐英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史學海類編藝海珠塵函海皆收有此書藝海本較佳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海本所載陸昭逅後序於後

自序

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暝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爲也。且韋皐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于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智在位。紀綱整齊。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爲也。使皐闢在五代時。其爲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爲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爲疑。凡高貲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丞立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僞之主。改廳堂爲宮殿。改紫綬爲赭袍。改僚佐爲卿相。改前驅爲警蹕。改妻妾爲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九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爲久遠。其間善惡之跡。亦可爲世之鑒戒。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閑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眞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尚多疎略。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草章疏。皆有益于世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

錄凡三十六卷。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敍事。分爲二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遁遠望績長禹糧蒲騷之類。各爲解。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曆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爲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張唐英汝功撰。

蜀檮杌卷上

宋　張唐英纂

唐英字汝功。宋史作次功。自號黃松子。蜀州新津人。宋丞相商英之兄。第進士。嘗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犍爲令。神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倫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同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事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鄢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顙。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于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侯。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堂涂驛而邠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于烟焰中。夜宿坡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悔禍。求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己。出爲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己。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即位。陳敬瑄叛于成都。慮建與東川顧彥朗膠固爲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

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乂謂曰建今之奸雄狼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于邛州以建爲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紿謂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爨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爲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父令孜持符印即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成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宗建率將吏百姓

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簒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月。僭即偽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知元、潘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爲太保。兼侍中。以唐糧軍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搏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僞詔。改堂宇廳館爲宮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應神象。朝貢輳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瞻。況我肇啓丕圖。數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廚廐之標榜。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

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庖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笮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國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翻佑庫爲齊天庫。衙內雜庫爲席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尚書省于舊使院置御史臺。于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

後槽爲飛龍厩。客司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廚爲御食廚。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遂穩便處署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啓宮。堂爲玉華殿。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正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進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變。乃變姓名。賣卜于溫江。建聞其名。奏爲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序二亂五危七事。爲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跼。與雞犬同食。今須召還。必須再貶于此。死之日。葬吾于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卒于路。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于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願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憾之。諭庖人置藥而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轄。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平。宗澤。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佶。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于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兵赤子樂于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與元節度王宗綰馳驛口建建謀與復莊以兵者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泪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四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鋭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簒德權上表曰按識文李祚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與丹莫當李祚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于西方也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與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

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因作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皆不知。五帝三王爲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于田令孜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碑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中以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鬬。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黧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汚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兪氏有異色。瑤虜而逼之。兪氏曰。吾夫夙嘗爲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吾尚以非吾匹爾。健兒也。焉得無禮于吾。瑤杖劍謂曰。爾畏此乎。兪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逞暴釋之。

四年二月。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于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于美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喜爲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靳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

通正時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卽今江瀆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啓運錄二十卷青宇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敍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儀爲昌化王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丸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嗥于寢室鵂鶹鳴于帳中鶺鴒集于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兢業業催不克負荷幸托天地之靈廟社之貺乃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爲儲貳勉力輔戴無負吾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愼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

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奸猾亡命之徒。攘袂嘗衆于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于此時。乃與晉暉輩攘竊于許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間。其暴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縶。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爲之耶。遂能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銳。冒衝乘輿。于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壁遷利。遂舉兵搆閒。止謀日全之計。泊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卓昭度卒句。晉生柔雅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飾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梁祖受禪。非有倚武高光之德。建誓師牢恥。而爲岐陋所囚。自視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俯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尚克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賂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詩賦。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

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卽摩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鍇判六軍諸衞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爲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敻、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惟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眞天師。崇眞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箇舉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衆以爲尸解。有文十餘卷。皆本無爲之旨。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

理、識洞兵機、沈滯邛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狥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肯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瑕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忤。擢爲右補闕。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飲于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帝大帽。四月。沿軍使王承綱于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色美。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入宮。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自五月不雨。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

後蜀幸寅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旱魃。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時還宮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浦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于是罷宴七月大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叉之而行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于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怨氣上徹于天成此彗星慧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弭衍怒流于黎州雲唐安人立朝蹇諤自雲在廟權倖多疾之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慙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制狹中俛首即是在位者惡之九月唐莊宗遣李嗣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許以馬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髽髻爲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紛曰醉粧國人皆效之四月朔從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既不能弔伐又不

爲臣子。此所以憂也。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著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輿土木于禁中。選饒雄于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離。飾宮殿于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心。斷牲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勢力之驕矜。徒爲貪鑾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塞謬。輿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奸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燕軍營。妾寬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粲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于陽安。蒙蔽尚憑于密勿。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于上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謂謂以佐君。但唯唯而狥旨。有張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于便捷。佐時不識于經綸。奈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衒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緘。温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温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四月。唐遣容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笏書記敍興亡。其略曰。伏自朱温肆逆。蓮屬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遽遷于東洛。誅夷宗室。焚燬宮闈。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

宗之業。倏爾隳隕。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迅發。心鼎獨然。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于生靈。乃選揀其死士。纔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劍霜未匣。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兵。倒戈伏死。趙嵓知一人應運。引領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備闡王猷。咸遵帝力。今則三秦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述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梟兇。方議除翦。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嘉吾帝祚。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王迴感于蜀王。國禮遠酬于厚禮。宣徽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語終日。伏其機辨。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謂衍曰。吾先皇庶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奸雄相喻。是鄙吾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游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季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爲閹給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閬中。爲刺史安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于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二柱。太常少卿楊玢上言。其略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爲意。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元都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列于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周游靈景散幽情。

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望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貧。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眞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于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即位。册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翌聖太妃。兄延璵、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于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于失國。皆其致也。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爲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潘禹卿上疏。衍不納。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詩于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于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廷乂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禱張亞子廟。抽簽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勳、宗昱、宗儼爲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遁還。衍令斷桔柏津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芬。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爲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輅、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爲托。因上表曰。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室梃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狥輿情。止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休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下國。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拘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荊俟罪。望回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顒仰德音。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崇韜止大府。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名。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僞宰相王鎡等將佐家族上下及數千人。東赴洛陽。四年二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衍于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追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于綺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遊是好。惟險巧是近。惟聲色

是尙閹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內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厚禮以睦鄰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尙謀宴洋于潞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義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潞鎭跋扈經略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于求金帛錦繡以自足其所欲衒誠能昭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霸政勇于爲治尙可延數十年俟眞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爲賓融而以鄙吝招禍不免面縛及拜袈土之詔忻然自得以不失爲劉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蜀檮杌卷下

張唐英纂

孟知祥字保胤。荊州隴岡人。爲郡衙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衞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領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卽位于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幄幙珍玩。館于宮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卽遣歸闕。知祥之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元年正月。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惴惴。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爲孟人。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孟德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爲先兆。時魏王尚駐于府舍。知祥乃館于徐延璠之第。延璠卽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于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佳故也。延璠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疎狂霸豎。亦預知吳我。殆知吾居此耶。四月。明宗卽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大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

書令。改封其妻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賻。並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宣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衍不荒于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邀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黃龍見犍爲。白鵲集玉局苑。白龜遊于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于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于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即位。其日大風晝晦。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宰爲衞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爲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爲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爲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嶽爲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宗使持書至洛。稱爲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册。追册長公主爲皇后。册夫人李氏爲貴妃。御得賢門。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于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爲眞王。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五。于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滕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眞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僞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裴和陵。初有丐者自號酷頭。手攜一燈架。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使倒。至是人以爲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生昶于太原。天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寢疾。以昶監國。翌日册爲太子。知祥薨。于柩前卽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女陰人。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媵。嘗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兎馴繞其廬。羣鳥銜土置于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鳥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之所致。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月。遣使報聘。十二月。晉高祖卽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敍姻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奏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懃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鄰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于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號爲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卽其驗也。十二月。昶耀兵大元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游太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王衍爲戲。命斬之。二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恟恟有聲．

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豔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廷應、王彥洪等謀爲逆．廷應趙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搆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仗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爲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問曰．此吾家錢塩．被訴下獄．責于維州．至犖浦．賜死．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詩官箴頒于郡國曰．朕念亦子．盱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夷．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爲爾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皆本于理．嘗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摧民居者數百．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

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于是後宮位號十有四品。

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保寧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爲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謚文肅。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乂卒。乂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檀楚于諸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諭之。保乂曰。膏粱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爲豚犬耳。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范義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義冢。虎逐之。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卽位。改元天福。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瓦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元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仁毅爲夔王。仁贇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

王子元喆爲秦王判六軍諸衞事。元珏爲褒王。元寶幼而奇異。既齠。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爲遂王。贈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帷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聲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卽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人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制此曲。

唐英按。老子卽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于堦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鎭。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者周元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錢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園。幅幀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其

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蜀宣華苑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禹偁九隴人父虔爲衙吏禹偁少落拓（翻）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帝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姓范睢之裔知祥以爲滎陽令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又千緡三堂貢舉賄厚者登高科（胡）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贊堯爲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朝爲鴻臚卿有門生白陽城至相見甚歡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具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鸜鵒集瑞鼎門觀者以爲不祥

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吾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表蓬州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筍以療母疾也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八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玉壘關。時蠻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穹佐，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王衍及昶降表皆昊爲之。蜀人鄙其所爲。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官中衙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招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爲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慢以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遷于大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元喆爲太子。元喆字道聖，昶長子。歸朝，受泰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年二十九。弟元珏入朝爲統軍，卒。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丈餘，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荊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賫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祖命王全斌、顧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于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十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匍匐而逃。爲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元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依東郭院僧爲小沙彌。知祥飯僧。見其棗黠。留給侍昶左右。累遷捲簾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卽至山南巡邊。至汶州。見古冢有屍如生。誌云。大中年汶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吾已爲太乙眞人侍者。子當有兵刀之厄。既能葬吾。可以免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元喆奔還。問計于左右。老將石贇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爲吾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效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徵賫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自幷州。長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搆。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望德居尊。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方告類圜丘。曠執

贊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慚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敢輒徵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爲幸。庶使先人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巡遏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贇至昇仙橋。昶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贇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屬詣闕。自眉陽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遣其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僅百人。殫皇朝日歷。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謚恭愚。葬洛陽。昶幼聰悟。材辨。自襲位。頗勤于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衂。惟高彥儔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貧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爲。因不食。亦卒。先是蜀人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幸寅遜題桃符板于寢門。以其詞工。昶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賀長春。蜀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其

符合如此。昶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耳。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宴居臥內。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卽位。重誨專政。始搆疑貳。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留季良。遂結董璋。攻遂閬。其跋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嘗論之于前矣。知祥使未臣于後唐。托葭莩之援。階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爲國藩輔。而乃僭然自帝。不復顧忌。蹟其素心。眞亂臣賊子也。昶戒王衍驕淫荒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雖刑罰稍峻。而不致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幷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爲。而昶爲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眞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眞有恩于降虜哉。

後序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鄧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唐英汝功、前在閬中監征時所編蜀檮杌二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敍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駸駸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風英召試祕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又在英宗朝上愼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爲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汝功舊有國體論十卷唐史誅姦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今論五卷、渝南集十卷、補楚書十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祕而不傳於人而是編後出顯甫好事密購以歸予因以刊行之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衒其辯豈予之志哉陸昭迴。（據學海類編本補）

南漢紀

吳蘭修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唐之末造。亂城竊擅。隨地蠭涌。大抵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餘皆瑣細不足數。而莫穢於南漢。劉氏建國。非有恩德要結斯民也。非有奇功偉略震動一時也。其臣盡庸鄙。雖文學士避地廣南者多有。徒文詞相矜爲夸美而已。襲張、繼跡。奢僭逾滋。淫刑無藝。奄人之禍。亙古所無。救此一方。宋祖以之興歎。牲牢視民。歐陽所爲深尤也。地僻朝陋。私史闕如。宋人紀載。則有新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皆隨所聞見。不能賅備。彼此乖午。靡所折衷。國朝吳志伊十國春秋。則又徒爲稗販。都無別擇。治絲而棼。抑又甚焉。吾友石華博士。自以桑梓之邦。數典宜覈。乃博綜諸家。尋其條貫。鎔裁就理。識鑒居宗。義必深嚴。事求翔實。勒成五卷。體雖約少。亦荀袁兩漢之儔矣。爲附錄考異注其下。以期囊括無遺。厄當不漏。別爲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舛。爲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體。核而不華。夫珍裘以集腋而成大廈。以羣材合搆。雖財用資於都料。而良苦辨於國能。徒以博聚爲工。孟浪勦說。虛張卷軸。罔別乖濫。則亦何關典則。奚取重儓。至乃因文成格。無所抒其跌宕之辭。述事省煩。不足見其恢奇之美。是則劉子元所云言煙者史亦拙。事美者書亦工。時無奇卓人乏英雄。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者也。其爲之也。十年乃成。其成之也。諸家可廢。於心彌苦。於義抑甘。兆洛曩在番禺。與聞商榷。今覩殺青。曠若發矇矣。道光十五年十一月。武進李兆洛序。

南漢紀卷一

清　嘉應吳蘭修石華撰

烈宗紀

烈宗姓劉名隱。路振九國志。其先蔡州上蔡人。王禹偁東都事略劉銀傳。宋史南漢世家同。〔考異〕唐書劉知諫傳云壽州上蔡人。歐修按唐書地理志。上蔡屬蔡州。隸河南道。下蔡屬壽州。隸淮南道。傳誤也。薛居正五代史、册府元龜並云彭城人。蓋稱族望耳。祖安仁。歐陽修五代史、南漢世家、司馬光資治通鑑、馬端臨文獻通考、王象之輿地紀勝同。〔考異〕薛史、册府元龜宋史並作仁安。仕唐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一十九同。〔考異〕東都事略、隆平集、宋史並作潮州刺史。歐史、通考、上蔡人。後徙閩中。南買南海。因家焉。五國故事、上蔡人徙閩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輿地紀勝泉州下引清源志云。劉王墓在南安縣地名劉店。馬鋪之西。即廣州僞漢劉龔之祖葬於此。吳任臣十國春秋、上蔡人。後徙閩中。家泉州之馬鋪。死遂葬焉。諸說互異。父謙、字德光。劉恕十國紀年。〔考異〕唐書本傳作劉知謙。韋丹傳作劉謙。歐修按十國紀年云。劉謙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諸書皆作劉謙。是也。唐書兩傳不應互異。素有才識。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職級甚卑。薛史劉陟傳。〔考異〕唐書劉知謙傳作清海軍額。傳誤也。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考異〕薛史云宙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孫光憲北夢瑣言云。其內以弄我族類。盧招物議。鳳毫僚誡止之。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

孫託之。〔考異〕繭修按唐書韋丹傳。以此爲韋岫語。岫宙之弟也。兩傳不應互異。又按東都事略云。韋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生謙。謙生隱。上生字當是誤衍。與諸書不合。乾符六年。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唐書劉知謙傳。〔考異〕繭修按唐書通鑑皆作乾符六年事。歐史作乾符五年。誤也。謙擊之屢有功。〔考異〕唐書云。知謙因據封州。今不從。中和三年六月辛丑。授封州刺史。通鑑。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謙撫納流亡。〔考異〕原書作知謙。今改從本書通例。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槭。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唐書劉知謙傳。乾寧元年冬謙卒。通鑑。共推其子隱爲嗣。唐書劉知謙傳。大清一統志。劉謙墓在封州縣北十里劉王岡。隱、卽韋氏女所生也。幼而奇特。薛史劉陟傳。及居喪於賀江。〔胡三省注〕賀水源出賀州富川縣石龍至州城合桂嶺水。謂之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考異〕薛史、冊府元龜作右都校。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通鑑。用法清肅。威望頗振。薛史劉陟傳。冊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二年七月。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胡三省注〕是年賜嶺南節度使軍額曰清海。同平章事。仍權京兆尹。俟反正日赴鎮。三年十二月。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宏圯、〔考異〕唐書通考、有盧琚無譚宏圯、薛史、冊府元龜、九國志作譚圯。去上一字。避宋宣祖諱也。歐史作覃圯。據境拒

之。使宏圯守端州。宏圯結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宏圯。遂襲廣州。斬琚。〔胡三省注〕按九域志。自封州東南歷康州界而後至端州。自端州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通鑑。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薛史劉陟傳。冊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光化元年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考異〕十國春秋作王懷。帥戰艦爲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洭。〔胡三省注〕湞、洭常在韶州湞昌縣界。或曰劉潼據湞、洭滙二縣之間。隱討斬之。三年九月乙巳。〔考異〕舊唐書徐彥若傳作二年九月。以徐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通鑑。〔附錄〕〔通鑑〕常袞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惡之。彥若亦自求引去。時藩鎮皆爲驕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表隱爲節度副使。宋史南漢世家。天復元年十二月。彥若薨。遺表薦隱權留後。〔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彥若卒。遺表薦隱自代。昭宗不從。〔考異〕唐書。隱自稱留後。歐史通考。軍中推隱爲留後。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胡三省注〕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爲阻。而實鄰境也。〔通鑑考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圖自稱知州事。按十國紀年。歐史光稠傳。開平五年方卒。新紀誤也。使其子延昌守之。通鑑。〔考異〕九國志作天復三年事。又遣其弟光睦攻潮州。〔考異〕九國志作光牧。光睦好勇而輕進。譚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

歐史盧光稠傳、錦繡萬花谷前集十五同。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睦圍潮州。九國志譚全播傳。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巖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饋運不繼。（胡三省注）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泝流而上。江漲則水湍急。不可以泝。餽運由此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通鑑。隱與戰屢敗。九國志蘇章傳。（附錄）（九國志）蘇章、封州人。少事隱爲牙將。性忠敢有勇力。從征譚玭、盧琚、有功。薛王奏署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盧延昌於韶州。隱率舟師出雞石。會天大霧。皆暝如夜。韶人四出以鐵纜擊巨鉤投隱艦中。士卒驚擾。章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鉤。鉤皆斷折。纜不能施。韶人乃退。翼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甚穢褻。隱慙甚。不敢視左右。章伏舵樓中。引弓射罵者。應弦而斃。舟中皆鼓譟。時江水暴漲。自清遠峽以北。湍瀨尤惡。糧運不繼。會光稠自虔州擁兵來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韶人以兵襲我後。遂舍舟而徒。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以所乘馬援隱。因徒行爲後殿。韶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街使。乃令巖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考異）本作虔、潮。據九國志改正。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歐史盧光稠傳。單騎遁免。九國志譚全播傳。（考異）闕修按唐書劉知謙傳。九國志譚全播傳。並與歐史合。今從之。通鑑以城南之敗爲韶州。無攻虔州事。誤也。又按唐書云。隱攻虔州。九國志云。隱與巖攻虔州。與歐史小異。天祐元年正月己亥。以崔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昫舊唐書昭宗紀。（考異）唐書宰相表作正月乙巳。初徐彥若臨薨。表隱爲兩

使罷後。昭宗未許。命宰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舊史劉隱傳、册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考異）蘭修按彥若薨於天復元年十二月。命遠爲節度使。當在二年。今併載於此。始詔隱權節度留後。（唐書劉知謙傳。）（考異）蘭修按薛史劉隱傳云。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爲留後。據新舊唐書。遠復相在天祐元年正月。與劉知謙傳天祐初始詔隱權留後正合。今從之。隱進佛哲國、訶陵國、羅越國所貢香藥。（册府元龜一百六十九。）二年冬。隱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尋加同平章事。（通鑑。）（考異）歐史隱爲節度。在天祐二年。不著月日。薛史、册府元龜並云隱爲留後。久未卽眞。及梁祖爲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祖卽表其事。遂降旌節。蘭修按朱全忠爲元帥。在天祐二年十月朔。奈隱爲節度使。當在是冬之末矣。通鑑爲節度使在元年之末。加同平章事在二年三月。與兩史不合。今並移入。又按舊唐書昭宗紀。天祐二年三月乙未。制新除清海軍節度使獨孤損責授棣州刺史。足證是時劉隱尚未授清海節度使也。梁太祖開平元年（天祐四年四月改元。）三月。唐遣使奉册寶如梁。四月。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趙帥淵通鑑綱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梁。（歐史梁太祖紀。）五月己卯。（通鑑。）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薛史劉隱傳、册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考異）薛史、册府元龜不紀月日。通鑑云五月己卯。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兼侍中。爲大彭王。不稱檢校太尉。今兩著之。十國春秋云。初隱屢上書勸進。至是以擁戴功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未知何據。

（附錄）（胡三省通鑑注）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爲名族。劉隱封大彭王。意蓋取此。

陳用拙勸隱仍奉天祐年號。隱是其言而不能用。遂以用

拙掌書記。攝觀察推官。黃佐嘉靖廣東通志。〔附錄〕〔嘉靖廣東通志〕陳拙、字用拙、以字顯、連州人、唐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見朱溫弒逆、遂假使節南歸、加清海軍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隱遂留用之、〔考異〕十國春秋作觀察判官。是月、改潘州茂名縣爲越裳縣。〔考異〕王溥五代會要作茂明、蓋聲近之誤。隱進奇寶名藥。十月、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腦腰帶珍珠枕琱瑁香藥等。十一月、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裏含棱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薛史梁太祖紀、冊府元龜二百二同。〔附錄〕〔薛史梁太祖紀〕按符瑞圖、鹿壽千歲、變白耳一缺、今驗此鹿耳有二缺、其獸與色皆應金行、實表嘉瑞。〔考異〕十國春秋以隱獻白鹿爲乾化元年事、誤也。

二年九月、楚王馬殷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侵嶺南、與隱十餘戰、陷昭、賀、梧、蒙、龔、富六州。〔考異〕歐史楚世家云、馬殷遣呂師周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與通鑑合、九國志呂師周傳云、率兵攻韶、賀、梧、象、龔、富等州、與劉隱十餘戰而克之、奏授韶州刺史、闕修按象州早屬湖南、韶州尙爲盧延昌所據、與隱無涉、韶當作昭、象當作蒙、皆傳寫之誤。十月辛酉、以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胡三省注〕兼交廣二鎭也、然劉氏終不能有安南。〔考異〕歐史開平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薛史、冊府元龜、兼安南都護、在加檢校太師之後。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通鑑。〔胡三省注〕二史言羣雄割據、各收拾衣冠之胄以爲用。〔考異〕唐書趙隱傳、季述廢立之後、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爲副使、因家嶺外、與通鑑不合。三年正月、郊禋禮畢、加隱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薛史劉陟傳、冊府元龜二

百二十三同。（考異）歐史事在三年。不著月日。今據薛史。繫於正月。十國春秋。加中書令在乾化元年。誤也。四月甲寅。封南平王。薛史梁太祖紀。（考異）通鑑作四月庚子。四年四月。進封隱爲南海王。五代會要。（考異）闕修按宋史云。開平初。封南海王。無封大彭、南平事。東都事略、通考、隆平集、並云。開平初。封南平王。無封大彭南海事。通鑑開平元年五月。封大彭王。三年四月。封南平王。無封南海事。册府元龜開平初。封大彭王。梁祖如禮畢。進封南海王。無封南平事。歐史開平三年。封南平王。乾化元年。封南海王。五代會要開平三年四月。封南平王。四年四月。封南海王。俱無封大彭事。惟九國志開平元年。封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進封南海王。三者備載。今從之。又按薛史梁太祖紀與劉陟傳異。紀云。開平三年四月甲寅。封南平王。傳云。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如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殆詳略互見與。七月。隱貢犀玉及舶上蕃薇水。薛史梁太祖紀。册府元龜一百九十七同。黃巢之寇嶺南也。鷹巨昭爲容管觀察使。（考異）薛史作鷹巨。源唐書劉建鋒傳。曹衍湖湘故事。並作巨曦。劉昌魯爲高州刺史。帥羣蠻據險以拒之。巢衆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寧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爲節度使。（胡三省注）按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鎮。亦在是年。鷹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以昌魯爲高州防禦使。及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巖攻高州。昌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考異）十國春秋作二月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是歲致書請自歸於楚。楚王殷大喜。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儲侍棄城。潛於山

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彥章進至高州。（胡三省注）九域志容州東南至高州二百八十二里。以兵援送巨昭昌魯之族及士卒千餘人歸長沙。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以昌魯爲永順節度副使。（通鑑）（附錄）（湖湘故事）天復末甲子十有二月。

容南帥巨曦深慮瘠南劉巖不道。加害於己。遂差小吏間路密持書款歸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彥章領馬步軍八千徑往容南。巨曦遂帥萬餘衆歸於馬氏。（又）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瘠南先主劉巖。欲幷吞嶺外。數召昌魯。欲籍沒其家族。昌魯知之。乃刺血寫書投馬氏。具述懇念湖南遂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部轄兵馬。於界首應接。一行三千餘口。畤於馬氏。（九國志麗巨昭傳）巨昭唐末爲容州觀察使。精天文緯候之學。黃巢入廣南。巨昭括部內諸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分屯險隘。巢寇憚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軍節度使。湖平初。高州劉昌魯率衆歸附。殷潰姚彥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巨昭大享將士而謂之曰。李瓊甲馬雄盛。乘席捲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彥昭對曰。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憲徹儲糧。潛兵山谷。空城以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浹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氣盛銳。未易破也。不如以牛酒犒其軍。樹羣不失爲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迎勞瓊。瓊以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衆來。我師不能守。於是憲徹其府寶。驅其人民以歸。巨昭挈其族數百口隨歸長沙。殷久聞巨昭之名。遣使慰勞。即日奏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略使。巨昭在嶺南。嘗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於長沙。至是果歸附。貞明中卒。年七十六。（劉昌魯傳）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釋褐項城主簿。累遷至尚書郎。乾符中出爲高州刺史。黃巢寇嶺南。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自守。一境獲安。就遷防禦使。劉隱入廣州。遣其弟巖領兵攻高州。昌魯率勵丁壯。逆戰於城外。大破巖軍。自以地小力寡。終慮爲隱所吞。開平初。乃致書於殷曰。僕昔占籍鄴中。受恩唐室。

莅高三載、遇黃巢之亂、收合生齒、堡於涼山、因深爲塹、濕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勵士卒、洎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涼之民、至今相感、而中原多故、嶺南不窘、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心、僕常訓勵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巖遁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未矣、殘民以睦、所不忍爲、昔古公去豳、實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爲推美、僕雖顓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貞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士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款於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悃、惟明公圖之、殷覽書甚喜、即遣指揮使張球率兵迎之、昌魯悉發其器庫及士卒千餘人歸於湖南、冕授永順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天成中卒、〔考異〕蘭修按湖湘故事、九國志、與通鑑略同、惟湖湘故事巨曦先歸款於楚、九國志作開平初事、且云劉隱率衆攻容州、楚師不能守、爲少異耳、今附載之、唐書劉延鋒傳、馬殷攻容管、執巨曦、歐史云、襲殺昌魯等、更置刺史、與諸書皆不合。

乾化元年　五月朔改元。三月、隱病急、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薨。通鑑〔考異〕

九國志云、三月丁亥薨、與通鑑合、薛史梁太祖紀、五代會要、尹洙五代春秋、俱作乾化元年五月、壞聞赴之日也、薛史劉陟傳云、開平四年三月卒、與本紀自相矛盾、册府元龜從之誤矣、錢儼吳越備史云、是冬廣帥劉隱殂、亦誤。年三十八。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赴聞、梁帝輟朝三日、百官詣閤門奉慰。薛史梁太祖紀、五代會要同。閩遣使來致祭。黃滔莆史集。〔附錄〕祭文曰、惟靈五羊奧區、番禺巨壤、漢爲列郡、唐作雄藩、總百蠻五嶺之殷、有出將入相之盛、是故地啓嘉數、天生大賢、濬六韜三略之才、謀擅五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褥牙、控二十四州之繁難、當二十八齒之美茂、光揚千古、冠絕一時、鍾其明、翬其昭昭矣、至若恢張霸業、揚鍛清波、臺陟九層、顧慚郭隗、劍提三尺、授自呂虔、爰持副貳之雄委、遂領節旄之重寄、緬是澤施甘露、令肅秋霜、掀文房武庫以連雲、騰逸氣英風而偃草、上榻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式閭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款而來、感鄂公之鐵鞭、呈祥以見、火山改色、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趙佗之累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升聞、致交趾之封疆、歸石門之敎化、九遷湿澤、克居浴鳳之池、雙立節旄、遠過跕鳧之水、雖士蔚列弟兄三地、山簡兼掛、湘、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而彼窮者天、不壽其齒、舉雲龍之契、會與鶺鴒而等倫、矧

天子方欲伸降皇華。恩宥金册。表襲東周之寵。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極致。竟三啓之莫救。泰山頹壞。俄興孔氏之歎。漢水淒涼。遽龍羊公之市。實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審知早塵輿櫬。旋忝睦鄰。雖瓊樹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蘭之至分。豈期幽顯之睽殊。況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幕下崔員外昨馳禮幣。常詣門牆。雯蒙執手之懽。宏敍親仁之旨。今則遽悲存沒。益嘆彭殤。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薄奠。九泉泣訣。於歎浙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哀哉。驪馳羔雁。今清穎蓼伊人事之有茲。顧痛伤而何極。然則荀龍賈虎。大為小焉。雖嗟松隴之長歸。終慶荆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寧忘初終。幸明靈之一臨。鑒此丹赤。嗚呼哀哉。（考異）劉修按右見黃滔文集。較十國春秋所載多鍾其明靈其昭昭矣。畢雲龍之契會。與鶴龜而等倫。二十字。諡曰襄。乾亨元年。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宗。陵曰德陵。九國志。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殷衡、（考異）原作李衡。劉修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通鑑、並作李殷衡。以史去上一字。避宋官諱也。今改從本書通例。周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考異）原作趙光胄。劉修按趙隱、呉兆奉天人。子光逢、光裔、光胄、皆第進士。舊唐書趙隱傳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坐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光胄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殿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通鑑云梁開平二年十二月。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充官告使。又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趙光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舊唐書合。新史南部新書。以相後唐為光裔。歐史以使嶺南為光胄。並誤也。今改正。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附錄）（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言十五卷。唐王定保撰。專記進士科名事。定保、光化三年進士為吳融子華壻。喪亂入湖南。曙、唐太學博士。（附錄）

〔十國春秋倪曙傳〕曙字孟曦。福州侯官人。唐中和時及第。有賦名。官太學博士。黃巢之亂。避歸故鄉。會閩王從子延彬刺泉州。雅好賓客。曙與徐寅陳郯等賦詩飲酒爲樂。未幾。避嶺表。烈宗招禮之。辟置幕中。濬、崇望之子。〔附錄〕〔十國春秋劉濬傳〕濬字伯深。其先滑州胙人也。父崇望。相唐昭宗。世父崇龜。大順時出爲清海軍節度使。濬從崇龜流寓廣州。因占籍焉。烈宗據番禺。辟居幕府。議論多所商定。以避亂至。殷衡、德裕之孫。〔附錄〕唐書宰相世系表。德裕生燁。燁生殷衡。

唐右補闕。以奉使至。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厤。唐司農少卿。因避亂至。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常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嚴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歐史南漢世家。

南漢紀卷二

高祖紀

高祖名龔初名巖又名陟九國志謙庶子也母段氏生巖於外舍〔考異〕歐史皆
曰龔今改從本書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
而出命持巖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巖爲己子〔考異〕
蘭修按胡賓王劉氏興亡錄九國志並云謙三子曰隱台巖與歐史合唐書韋丹傳云劉謙生二子卽隱龔誤也又按五國故事云巖之正母韋氏頗妒聞其生乃仗劍於中門使取其兒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見之後劍輒墜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也取爲己子與歐史合北夢瑣言以巖爲韋氏所生亦誤也又方信孺南海百詠云蒼蒲觀今名碧虛中有劉氏碑東坡題名其上郡人歲以正月二十五日爲蒲澗節帥使而下傾城來遊南征錄云正月二十五日乃劉王生日按劉王不知何屬附載於此及長善騎
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巖亦辟辭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巖爲副使是時交州曲顥
〔考異〕本有桂州劉士政五字蘭修按時桂州已屬馬殷歐史誤也今刪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考異〕歐史南漢世家云龔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龔取容管逐巨昭蘭修按歐史楚世家唐乾寧三年馬殷取桂管虜士政距天祐二年劉隱鎮南海凡十年距開平四年龐巨昭歸楚凡十五年距乾化元年劉龔取容州凡十六年併合爲一誤也盧光稠據廋州以攻嶺上〔考異〕本有其弟光睦據潮州七字蘭

修按歐史盧光稠傳遣其弟光睦攻潮州取之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九國志譚令播傳從光攻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並與通鑑合無據潮州事今刪。其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巖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考異〕蘭修按事在天復二年已見烈宗紀。因盡以兵事付巖巖悉平諸寨。歐史南漢世家。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朔梁大赦改元。歐史梁太祖紀。詔隱賜一子六品正員官。薛史梁太祖紀。〔考異〕時隱已薨梁尚未聞赴也。甲辰以巖爲節度使。〔考異〕通鑑考異云胡賓王劉氏興亡錄高祖巖墓考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隱台巖因名其三子是先名巖後名陟也十國紀年甲辰太祖授陟清海節度使陟復名巖太祖實錄乾化元年五月以清海節度使劉陟爲節度使二年四月以韋戩爲潭廣和協使云廣守淪謝其母弟巖爲軍情所戴七月友珪加劉巖檢校太傅吳錄天祐十四年南海王劉巖自立爲漢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五年九月削奪廣州節度使劉巖官爵吳越備史載制詞亦云彭城巖蓋嗣節度使後復名巖也惟莊宗實錄同光三年二月廣南劉陟遣何詞來使莊宗列傳自嗣立至建號皆云劉陟衆說不同未知孰是今以其首尾名巖但稱劉巖云蘭修按通鑑考異原文失次今正如左薛史東都事略宋史並云陟僭位後始改名巖與諸說互異薛史首尾皆稱陟歐史皆稱巖通鑑未僭號以前皆稱巖今從通鑑又按吳長元五國故事跋云此書傳鈔多誤如漢先主名巖後名龔注云後又名龔傳本脫去龔字又誤注文後字爲俊十國春秋據其本遂云一名俊復注云無考不知爲後字之譌惟明代毓光閣鈔本不誤。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爲刺史由是刺史無武人。通鑑。十二月貢犀象奇珍及金銀其估數千萬。薛史梁太祖紀、册府元龜一百九十七同。巖聞譚全

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胡三省注）唐天復二年虔人取韶州。至是復爲劉氏。（考異）歐史云攻取盧氏。取潮韶。蓋謂光睦已據潮州也。今不從。又周羽翀三楚新錄云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其部曲隨而至者數千人。命光圖爲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之狀。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所陳甚善。使其步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隱懼而乞盟。勳卽李老虎也。勇壯絕倫。每一飯費肉十數斤。皆割爲大臠而啖之。故時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爲應。闕修按新錄有三誤。奔楚者廖爽。非其子光圖。其誤一也。李勳當作李瓊。通鑑光化三年馬殷遣李瓊等擊劉士政取桂管。九國志李瓊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聚衢路中。忽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云云。此事與劉巖辜不相涉。其誤二也。士政降楚。在廖爽奔楚之前十有一年。前後顚倒。其誤三也。復遣兵攻容州。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姚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通鑑（胡三省注）開平四年。楚取容管及高州。至是棄之。又取邕管。歐史南漢世家。（考異）闕修按薛史劉陟傳。爲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因附庸於陟云云。以諸書考之。皆不合。二年四月。梁帝聞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爲潭廣和協使來解之。通鑑除巖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歐史南漢世家。巖獻金銀犀牙雜寶貨及名香。合估數千萬。（考異）十國春秋作數十萬。詔客省使引進使韋堅報之。迴以銀茶上獻。其估五百餘萬。冊府元龜一百九十七。六月。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綱目。七月。加巖檢校太傅。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錄。（考異）歐史作三年事。十

國春秋作三年正月。八月。廣州白龍見。圖形進於梁。冊府元龜二百二。三年正月。封嚴南平王。九國志。二月。東京留守均王友貞與宿衞將趙巖等殺友珪卽帝位。司馬光稽古錄。三月丁未。梁帝更名鍠。通鑑。悉以隱官爵授巖。襲封南海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薛史劉陟傳云末帝嗣位。盡以隱之官爵授陟。與歐史合。九國志稱正月封南平王。殆先封南平王。而末帝進封南海王也。今並著之。十月。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通鑑。四年五月。巖遣供軍巡官陳用拙使吳越。吳越備史。〔考異〕闕修按吳越備史書至於七月。約計遣使當在五月。今移入凡各國書聘問者倣此。十國春秋著於二月。誤。〔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吳越王錢鏐與用拙語。稱其專對。賚以金幣。用拙遜謝。歸悉以獻巖。迎寶圭洞石室中玉宸道君及葛眞人石像至南海。鄺露赤雅。〔附錄〕〔輿地紀勝〕韜眞觀在容州。據觀中碣僞漢時中官陳君所經始。當句漏洞之中。旁鄰玉虛。面揖玉田。東望寶圭。西抵普照巖。〔考異〕闕修按南海百詠、清異錄、輿地紀勝、赤雅等書所載南漢事。類無年月。十國春秋以意編次。今姑從之。貞明元年八月。巖逆婦於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十一月乙丑。梁改元。通鑑。〔胡三省注〕此書梁改元貞明也。巖聞錢鏐册封吳越王。恥稱南海之號。薛史劉陟傳。〔考異〕通鑑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己獨爲南平王云云。闕修按吳錄云天祐十四年南海王劉巖自立爲漢。與薛史正合。今從之。吳越國王。南海郡王。是以恥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梁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是貢使遂絕。通鑑。

乾亨元年梁末帝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八月癸巳九國志嚴卽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考異）通鑑載於是年八月不著日今據九國志補吳越備史云貞明四年夏四月廣帥劉巖僭稱大漢皇帝年號大有又云進士王翊之在南海著昭陽殿賦序曰皇帝某撫乾坤十有八載矣甲子春始作茲殿計其甲子則巖本年僭號或云前年丁丑僭號其誤明矣云云蓋修按甲子春當作甲午春以甲午上推之實貞明三年丁丑與諸書正合備史反以爲四年何也其云僭稱大漢皇帝年號大有並誤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考異）歐史作趙光胤誤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附錄）（嘉靖廣東通志）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漢寧太守回回生勉自蜀踰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生洞潛少好經史有幹略劉隱鷟爲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及巖纘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夫宜廣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爲刺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巖悅從之尋表爲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及建國擢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考異）蓋修按歐史止云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不知通志所采何書姑存備考通志又稱洞潛嘗爲隱畫策取湖南容管及巖與楚王馬殷爭嶺南西道屢戰皆捷遂盡有五管以功表洞潛爲節度副使云云十國春秋從之按通鑑乾化元年十二月巖始取容州隱不得有容管周廣順元年晟始取桂州巖亦不得盡有五管也今不錄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兼同平章事通鑑陳用拙爲吏部郎中知制誥（嘉靖廣東通志）（附錄）（嘉靖廣東通志）用拙明悟音律著大唐止聲琴籍十卷載琴家論議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古調無徵音又補新徵音譜其法以四絃中徵統會樞極黃鐘正宮合南呂宮無射商卽徵音也知音者皆祕之其書遂不傳（唐書藝文志）陳用拙大唐止聲新徵琴譜十卷（考異）蓋修按鄭樵通志藝文略與唐志合嘉靖志以新徵譜別爲一書未知何據

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通鑑輯

南海爲常康、咸寧二縣。（樂史太平寰宇記）以擬長安。（郭棐萬曆廣東通志。（附錄）永樂大典引宋會要。劉氏割壤嶺表。建僞都於廣州。乃分南海縣地爲常康、咸寧二縣。以爲京邑。且就美名。）移循州於害鄉縣。分循州之歸善、博羅、海豐、河源四縣爲禎州。（奧地紀勝）析合浦置常樂州。兼置博電、零綠、鹽場三縣。（歐陽忞輿地廣記）

境內置五嶽。（奧地紀勝。（附錄）（奧地紀勝）南嶽行宮在賀州城朝天門外三十五里。橘山之上。僞漢據二廣。境內置五嶽。此其一也。（又）唐李衛公廟在高州。僞漢劉陟封光政侯。（又）潮水神廟在貴州。潮水鄉。僞漢封澄瀾公。（又）三王廟在龍川縣北八十里。霍山記感應傳云。霍山有神號羅王、魏王、霍王。曾經文殊受記。祭以蔬食。僞劉時封國清公。後封昌國祐化、永清王。僞國籍使狄昭嘗謂霍山有書堂石三敎聖賢。並萃於此。（又）資福廟譜侯廟在鐸津縣西。威嚮致福夫人廟在潭津縣西北。皆僞漢劉氏封。（明一統志）射木神祠在陽春縣射木山。南漢封儲林侯。（岭環廣東通志初稿）南漢劉龔封昌化縣靈峻山爲鎭海廣德王。（嘉靖廣東通志）南漢封禎州水東廟二神曰興祚王、泰民王。封博泉神曰龍毋夫人。（又）陳孝女祠在博羅縣沙河驛東龍華寺內。蕭梁時。沙河民陳志年八十。獨有一女。志卒。女哀毀過甚。葬畢亦卒。唐州刺史蕭鑿爲立祠。曰孝女。南漢封昌福夫人。（考異）蘭修按南詔野史云。南詔異牟尋封點蒼山爲中嶽。烏龍山爲東嶽。蒙樂山爲南嶽。高黎貢山爲西嶽。雪山爲北嶽。劉氏於境內置五嶽。所由昉與。僭竊之世。祀典不經。大率類此。今以南漢所封。無年可繫者。並附於此。又十國春秋。乾亨元年。封峻靈山爲峻靈王。僞州昌化縣山爲廣德王。按峻靈山。卽昌化縣山。十國春秋誤分爲二。又按蘇軾碑記。元豐九年。詔封山神爲峻靈王。今以爲南漢封。亦誤。）

十月。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卽位。且勸吳王稱帝。是歲。閩王審知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求昏。以淸遠公主妻之。（通鑑。（考異）蘭修按通鑑。但云娶越主女。而於淸泰二年稱淸遠公主。今補。又按延鈞後改名鏻。於唐長興六年僭號。歐史閩世家云。鏻妻早死。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陳金鳳。鏻嬖之。遂立爲后。所

云初娶早卒者。卽淸遠公主也。〔附錄〕〔張端義貴耳集〕韶州南華寺有達摩衣鉢。鉢有一痕。僞劉公主所觸。今寺補鉢莊。卽公主捨也。蘭修按公主不知誰屬。姑附於此。靜海節度使曲顥遣子承美爲歡好使來聘。黎崱安南志略。大越史記同。〔考異〕一書並云遣承美至廣州。覘虛實。是年顥卒。承美襲位。蘭修按諸書不載此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四引南方異物狀云。余寓番禺。曾遊新會。遇安南歡好使麴將軍。自注云名承美。見代交趾歸也。與二書合。麴卽曲之異文。越主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荊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自有制度。吾入南門。淸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越主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蘭修按遣使月日不著。其復命在八月以後。則遣使當在夏間矣。十國春秋荊南世家。書使至於貞明二年。誤也。鑄乾亨重寶錢。重三銖六參。洪遵泉志。〔考異〕李孝美錢譜。此錢文曰乾亨重寶。徑七分。重六銖。疑當時所鑄。陳萊孝鍾宿嗣徑引董逌錢譜。乾亨重寶。僞漢劉巖鑄。悉聚南海珍寶爲玉堂珠殿。歐史南漢世家。孔傳續六帖同。飾以金碧翠羽。東都事略。

二年。梁末帝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十一月。祀南郊。〔附錄〕〔南海百詠〕劉氏郊壇在城西硬步平地突起數十尺。八陛宛然。土人至今猶呼拜郊臺。大赦。改國號曰漢。通鑑。以國用不足。鑄鉛錢。十當銅錢一。十國紀年。〔附錄〕〔泉志〕鉛錢有二品。輞郭鋭薄。文曰乾亨重寶。大者徑寸。重三銖九參。重寶二字傳形小者。徑九分。重三銖九參。余抵嶺外。始獲此品。若銅錢今世所存至多。是歲漢主幸韶州雲門山。聽僧文偃說法。賜以章服。陳守中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考異〕蘭修按碑云戊寅高祖天皇大帝駕幸韶陽。至於靈樹。卽乾亨二年也。碑文具金石志。

三年　梁末帝貞明五年。吳武義元年。蜀乾德元年。正月。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女也。九月丙寅。通鑑梁以南海僭號。吳越備史命吳越王鏐討之。（胡三省注）以劉巖稱大號而職貢不入也。鏐雖受命。不行。通鑑（胡三省注）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附錄）（吳越備史）九月。朝廷以南海僭號。詔我師伐之。制曰。朕聞越紀亂常。前王無教。懲惡勸善。有國不私。苟罪惡以顯彰。在刑名而何道。其有身當閫寄。世受國恩。敢行不軌之心。具驗速辜之迹。須行黜典。仍命誅夷。清海建武等軍節度使。嶺南東西道觀察處置供軍糧料市舶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持節都督廣州刺史。上柱國南平王食邑五千戶劉巖。頃因乃父發跡本藩。尋賴其兄置身賓席。受先朝之拔擢。極上將之寵權。念其尊獎之誠。許繼藩宣之任。乃自行軍之職。繼膺推轂之恩。秩進三司。位同四輔。自朕獲承大寶。累進崇資。一門無比。其超榮百世豈僞。其寵耀而敢飛章。不紀希寵無厭。始求都統之部。後請封王南越。貪鼇斯甚。踰僭無階。朕每含容。再申優渥。授之東鎮。加以南平。比罔思止。足徐恣兒狂。妄稱漢室遺宗。欲繼尉佗醜跡。結連淮海。阻塞梯航。徵惑遠方。僭稱大號。在人情而共棄。豈天道以能容。宜命討除。用清逆亂。爾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志扶廟社。任總兵師。每興憤激之辭。顯舉誅夷之令。是用俾予元老。平彼叛臣。先行奪爵之文。爰舉擯兒之典。其劉巖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委指揮征討。於戲。將相重任。子孫殊榮。不能常守於藩修。而乃自干於國典。指兒殘而必取。念汙染以將新。非我無終始之恩。蓋彼有盈滿之罪。凡百珍重。悉體朕懷。王雖受命。而山川隔越。地方擾攘。請以事寢。（考異）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五年十月丙寅。制削奪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歐修按是年巖已僭號三年矣。薛史誤也。歐史

四年　梁末帝貞明六年。三月。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從之。通鑑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歐史南漢世家

十二月。遣使通好於蜀。通鑑是歲文德殿戎。著作郎陳光乂獻賦。賜珠數升。萬曆廣東通志

五年。梁末帝龍德元年吳順義元年。以尙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通鑑。〔考異〕歐史乾亨元年以倪曙兼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錢易南部新書劉氏僭號以曙爲翰林學士並與通鑑異

六年。梁末帝龍德二年。四月。漢主用術者言。游梅口鎭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鄙。〔胡三省注〕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鎭與閩之汀漳接境。〔考異〕關修按梅口鎭在梅州南百里與閩之汀州接境梅溪所經松江合之今稱松口鎭矣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漢王遁逃僅免。通鑑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爲尙。陶穀清異錄是歲改雷鄉縣爲龍川縣。太平寰宇記

七年。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李存勗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綱目十月戊寅。唐滅梁。五代春秋是歲長和驃信鄭文。〔考異〕關修按本作雲南驃信。據通鑑。以胡三省通鑑評文辨誤云。唐末南詔改國號曰長和。其君曰驃信。王溥唐會要云。驃信、華言君上也。南詔野史云。蒙舜化貞卒。鄭買嗣爲相。舜化貞卒。買嗣賊殺其子篡國。於唐天復二年卽位。國號大長和。仍都大理。梁開平四年卒。子仁文立。年二十一歲。後唐天成元年。餌金丹暴卒。子隆亶立。天成三年。爲楊干貞所滅。傳二世二十六年。通鑑續六帖楊愼滇載記並作鄭文。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考異〕關修按唐書南詔傳布燮、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漢主與游燕賦詩。漢主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烈宗女增城縣主妻之。歐史南漢世家

〔考異〕通鑑作九年事。又云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南詔野史亦云同光三年。文以朱鼻白馬求婚於南漢劉龑。龑以增城公主妻之。並與歐史異。〔附錄〕〔孫逢吉職官分紀〕南詔獻朱鼻馬中書舍人王嵩獻賦。改越裳縣復爲茂名縣。太平寰宇記。

八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胡三省注〕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境。閩人擊之。漢主敗歸。通鑑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廣東通志初稿〕宮在仙湖其前爲藥洲。

九年。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莊宗平梁。遣宮苑使何詞通聘。薛史劉陟傳。冊府元龜二百三十二同。〔考異〕歸修按書詞用敵國儀。未具貢物。通鑑云入貢。誤。偏史云入賀。且覘中國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通鑑。楨大漢國主。〔考異〕本作國王。據歐史改。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於鄴宮。問南海事狀。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卽至。薛史劉陟傳。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通鑑〔胡三省注〕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漢主既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考異〕唐莊宗實錄同光三年。唐南劉陟遣何詞來使。與通鑑同。卽乾亨九年。歐史作乾亨七年。八月。白虹入三清殿。〔考異〕歐史作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漢主憂畏。中外震懼。會詞臣王宏以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漢主悅。乃改元白龍。五國故事。〔考異〕

蘭修按本白虹見王宏上賦遂以爲白龍耳薛史、歐史、通鑑、並云白龍見據所聞也十國春秋云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則失辭矣通鑑在十二月非虹見之時且以梁嵩舉白龍元年進士證之非十二月改元明矣又按五國故事止稱宏爲詞臣十國春秋云乾亨時由進士官翰林學士承旨不知何據。又更名襲以應龍見之祥。歐史南漢世家。賜梁嵩等進士出身有差。汪森粵西文載。〔附錄〕〔粵西文載〕梁嵩潯州平南人白龍元年舉進士第一。歷翰林學士。見時多苛政。遂求去。嘗獻倚門望子賦曰。蒼蒼茫茫道遠。倚倚望望情傷。念遊子之久別。役慈心於遠方。渺渺何之。動幽懷於眷戀。滔滔不返。同上國以觀光。當其截髮投師。操心托跡。遙望帝都。俯登紫陌。齧臂於衙國門前。題柱於昇仙橋側。擔簦日久。希寸祿以資糧。負米程遙。仗何人而請益。征輪蓬斷。別騎嘶飛。睇盼睠睠。凝思依依。欲歷而既升雲路。遙憐而獨倚柴扉。汨沒難明。我則每晨昏而悵望。宗支有托。汝曷無早晚以言歸。常曠望於烟霄。每淒涼於蓬蓽。杳杳兮故鄉。寂寂兮舊室。幾行雁陣。空來萬里家書。難述水聲遶簷懷古之思。別恨惟對秋風之夕。眷戀徘徊。愁心躑躅。抑鬱之情。悔自切。湮淪之事。有誰哀。篤一葦於津涯。誠難去矣。聽孤鴻於碧落。能不悲哉。想彼淹留。傷予離索。躑躅兮不止。優游兮何托。盈庭之萱草徒榮。滿眼之蘆花自落。楊朱陌上。羝觸而恨淚潸潸。漢武臺邊。宛轉而殘霞漠漠。恨陸海之高深。念行役以難尋。憶盲伯俞之志。寧無泣杖之心。見月而常憐獨坐。聞蛩而每憶寒吟。動茲懷土之思。惟憑荀魄。觸留還鄉之計。暗托秋砧。嗟夫峨峨仲邱。殷勤士子。獻書之效復何如。千祿之心幾時止。遣我日日望紅塵。未見此心終未已。漢主乃命歸奉母。錫賚皆不受。請鎮一郡。丁賦從之。〔考異〕輿地紀勝云。近年郡守劉敏文鎮丁奏云。平南二稅。舊無身丁錢。獨桂平有之。則是平南屬爲鬱州時。梁公嵩奏免也明矣。蘭修按文獻與紀勝合。十國春秋云。請鎮本州一歲丁賦。誤也。又按宋會要紹興七年。始廢龔州。以平南屬潯州。十國春秋云。潯州平南人。亦誤。

白龍二年。唐明宗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

三年。唐明宗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十二月。漢主如康州。通鑑。（胡三省注）九域志。廣州南至康州一百九十里。

大有元年。唐明宗天成三年。春行籍田禮。薛史劉陟傳。三月。楚大舉水軍圍封州。通鑑。封州兵敗於賀江。（附錄）（九國志蘇章傳）敗我師於賀江溺死者千人。漢主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大有。遣左右街使蘇章（考異）本作遣將蘇章。據通鑑補。（附錄）（胡三省通鑑注）漢都番禺。倣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隄隱之。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歐史南漢世家。（考異）通鑑云。楚兵大敗。解圍遁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通鑑。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以獻。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文獻通考。（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和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誕。是丁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考異）嘉靖通志云。通考作已。與水同宮。謂太宗以己亥降誕。非是。據陳櫙羅浮山志作丁。與水同宮。謂太祖丁亥年生。平嶺南。乃太祖之世。故知者以丁亥聖君出言。斷非己亥云云。蘭修按。此說是也。今據改正。又按嘉靖通志云。欽州羅浮山。本名安京。後人以形似惠州羅浮。故改。陳櫙作惠州羅浮山志。未免牽混。

二年。唐明宗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

三年（唐明宗長興元年）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鄘、（考異）歐史馭交記與通鑑同薛史宋史作李知順通鑑作李和順安南志略作梁克正越史記作李克正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通鑑）（胡三省注）唐末曲顥據交州至承美而敗（考異）五代會要作曲美漢主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蘭修按通鑑交州曲承裕子顥顥子承美凡三世皆爲靜海節度使越史記云曲氏洪州人世爲巨族其先承裕寬和愛人爲衆所服唐嘗褒寨城承裕自稱節度使請命於朝唐帝因授之顥恐積奪業始據羅城稱節度分定各處路府州社置令長正佐均田租鬻力役政尚寬簡民獲蘇息曲氏三世起庚子終庚寅共五十一年與通鑑合安南志略祇有顥承美二世誤也以李進爲交州刺史漢主謂左右曰交趾民好亂但可羈縻而已（安南志略越史記同）（考異）安南志略作大有三年事與歐史通鑑合薛史作劉陟未僭號以前事誤也十月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而歸（通鑑）（胡三省注）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河南郡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四年（唐明宗長興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交州刺史李進知之（考異）本作交州守將歐史安南志略越史記並作交州刺史今據改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胡三省注）考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考異）越史記作陳寶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通鑑）（胡三省注）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

五年。唐明宗長興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龜圖爲康王。洪度爲賓王。洪熙爲晉王。洪昌爲越王。洪弼爲齊王。洪雅爲韶王。洪澤爲鎭王。洪操爲萬王。洪杲爲循王。洪暐爲恩王。洪邈爲高王。洪簡爲同王。洪建爲益王。洪濟爲辨王。洪道爲貴王。洪照爲宣王。洪政爲通王。洪益爲定王。未幾、徙洪度爲秦王。（通鑑（胡三省注）漢諸王皆以州爲名。（考異）蘭修按諸名通鑑本作宏。歐史、九國志、皆避宋宣祖諱作洪。今改從之。歐史封耀樞爲晉王。洪度爲秦王。洪暐爲息王。與通鑑異。又按歐史通鑑俱封十九人。五國故事封其子十有八人。誤也。

六年。唐明宗長興四年。閩龍啓元年。五月。遣左僕射何瑭致祭吳越王。（吳越備史。（考異）備史至於長興四年七月。卽大有六年。十國春秋載於大有七年七月。誤也。

七年。唐愍帝應順元年。四月、唐廢帝改元淸泰。蜀明德元年。春作昭陽殿。（考異）五國故事無年月。據王翊之昭陽殿賦序。當在此年春。說見乾亨元年注。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棟桷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浚以眞珠。又琢水精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上。（考異）一本作東西二樓之上。漢主親書其牓。五國故事。（原注）已上見進士王宏昭陽殿賦。詞之越人皆非虛也。（附錄）（五國故事）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進士王翊之上昭陽殿賦。吳越備史。（考異）吳越備史作進士王翊之。五國故事作進士王宏。卽上白龍見賦者。蘭修按爾雅。宏、大也。說文、翊、大言也。義本相因。當是王宏字翊之。宋人避諱或稱字耳。十國春秋以王翊之爲王翊與王宏爲二人矣。又職官分紀載中書舍人王翊獻朱鬣馬賦。翊與宏聲同。與翊形近。亦疑是一人。十國春秋云。王翊

一作翊乾亨初舉進士拜中書舍人是也十二月辛巳皇后馬氏殂漢主命判六軍秦王洪度募宿衞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洪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洪度洞潛出見衞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嘆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通鑑〔附錄〕〔通鑑注引九國志〕南漢楊洞潛爲相浴水令梁愚堂謝洞潛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脈貫眸子行步矍鑠類衆腐常有風雷之厄及愚至縣未幾颶風壞廨壓死勵修按今鈔本九國志從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至三十七卷內錄出殘缺不全南漢止有劉洪操洪杲蘇章吳懷恩陳道庠鄧廷琄潘崇徹郭崇岳八傳此條當是楊洞潛傳中語今本無之其散佚多矣

八年唐廢帝清泰二年吳天祐元年閩永和元年

九年唐廢帝清泰三年晉高祖天福元年閩通文元年四月遣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考異〕歐史云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楚王希範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漢兵自蒙州引還〔附錄〕〔通鑑〕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韶州十月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十

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綱目。

十年晉高祖天福二年。南唐昇元元年。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通鑑。〔考異〕安南志略、越史記、並作矯公羨。是也。十二月。南唐遣使來告卽位。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遣使在十月庚子。十國春秋書使至於十月誤也。封州團練使蘇章卒。章子五人。俱爲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爲不軌。號爲五郎將。章年老。不能教訓。會有告其謀叛者。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功得不坐。慚悸成疾卒。九國志蘇章傳。〔考異〕歐修坡蘇章傳止稱大有十年卒。不著月日。今附是年之末。

十一年晉高祖天福三年。劉廣政元年。三月。遣集賢殿學士鄒禹讀如南唐。賀卽位。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五月已未。十月。楊廷藝故將吳權〔考異〕本作楊廷藝。據胡注改。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胡三省注〕劉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公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洪操爲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附錄〕〔九國志劉洪操傳〕洪操字貞虔。襲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王。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於海門。爲之聲援。〔考異〕九國志劉洪操傳。遣大將梁克貞率兵南下。襲自謂其軍。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

〔附錄〕〔通鑑〕益倣之孫也。〔胡三省注〕蕭倣相唐懿宗。〔考異〕闕修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倣相僖宗。胡注云相懿宗。誤也。按表倣子虞紓事中虞子益商州團練推官。商州懿關內道。殆益未入南漢時官耳。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洪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趨交州。〔胡三省注〕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步抵峯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橛。銳其首。冒之以鐵。通鑑。〔考異〕本作大栰。因歐史文。栰。橛也。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觸橛者皆覆。洪操戰死。〔考異〕九國志據洪操殺之。漢主收餘衆而還。歐史南漢世家。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通鑑。〔考異〕通考、宋史交趾傳並云梁貞明中交趾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末帝。因授節鉞。時劉陟擅命嶺表。遣將李知順伐承美執之。乃并其土宇。後有楊廷藝、紹洪、皆受廣南僞署。繼爲交趾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與歐史、通鑑不合。

十二年。晉高祖天福四年。閩永隆元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胡三省注〕劉、馬通婚故曰親。潭、廣接境故曰鄰好。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通鑑。初。光裔自以唐甲族。〔考異〕本作光胄。今改正。說見烈宗紀注。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漢主乃習爲光裔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

幷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爲盡心焉。（歐史南漢世家。）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通鑑。）

十三年（晉高祖天福五年。）正月。遣使聘於南唐。（考異）原書至於三月丙戌。九月。遣都官郎中鄭翺如南唐。賀仁壽節。（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十一月。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建南薰殿。雕沈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尙書左僕射黃損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逮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災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爲戰。且汴洛未平。荆吳擴狹。正宜務農息民。以宏遠基。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膏。興土木之工。傷怯柔之化。供一已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附錄）（清異錄）嚴晚年益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貫爐然香。有氣無形。顧謂左右曰。隋帝論車燒沈水香。却成粗疏。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漢主不說。會宰相鮮羣下多推損。漢主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廣州人物傳。考異）

陶岳五代史補云。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爲學務於該通。嘗著三書。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於公卿間。議者以爲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南海王稱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樞要。由是崇嫉之。然以其掇朝廷名第。不可坐廢。踰年。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退居於永州北倉塘湖上。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邱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峯路。遇磐石。因憩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指桑維翰宋齊邱曰。公等皆至將相。然不得其死。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州從事爾。其後皆然。蘭修按此條有二誤。唐同光元年。卽漢乾亨七年。時建國已久。云會南海王稱霸。求人幕府。其誤一也。永州不屬南漢。云授永州團練判官。其誤二也。又廣州人物傳云。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築室於靜福山。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續學問於時。尤善爲詩。自謂所學未廣。乃扁舟遨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鄭谷。爲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揚之。嘗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登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襲襲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尚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所攜有桂香集行世。損爲人該博多能。輕利重義。嘗捐貲築高良之邪陂灌田。鄉邦賴之。按此條亦有二誤。梁龍德二年。卽漢乾亨六年。時與梁絕八年矣。云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其誤一也。乾亨以後。終襲之世。未嘗得楚地。云取湖南諸州。皆出其策。其誤二也。又按零陵總記云。淡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長興初。黃損爲永州團練副使。求爲別業。據此。損在後唐長興初。官永州。大有中始仕南漢。是時連州雖未屬劉龔。或者如龔州梁嵩舉白龍元年進士。不待既入版圖之後與。又東坡志林云。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象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按損墓在連州高良梅花嶺。見連州志。遁去之說。尤不足信也。（附錄）（崇文總目）射法一卷黃損撰。

十四年 晉高祖天福六年 四月。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通鑑。遣攝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尚儀謝宜清、尚

衣高素清、如吳越逆故王弟傳璩之室馬氏不克。馬氏楚王殷之女也。先是馬后既卒。遂求其弟。是行也。楚王希範亦遣中軍使歐陽練俱往。馬氏誓不許。故不克。吳越備史。（考異）備史至於五月。十國春秋書遣使於五月。誤也。又十國春秋錢傳璩傳。天寶十四年娶楚武穆王女馬氏。未幾傳璩死。馬氏矢不欲生。蘭修按薛史、備史、武肅不稱年號。容齋隨筆。梁開平二年。武肅改元天寶。備史載傳璩娶馬氏事。在梁龍德元年。即天寶十四年也。十二月。漢主寢疾。通鑑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襲也。漢主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龔澄樞傳）後錢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十二月。遣使區延保聘於南唐。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昇元六年閏正月庚寅。即晉天福七年。漢之大有十五年也。蘭修按通鑑目錄天福七年閏三月。此云閏正月。不奉晉正朔也。是月甲申朔。庚寅爲初七日。十國春秋書遣使於十四年。未是也。今從之。是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卒。（考異）蘭修按通鑑天福五年。漢主以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卒。是定保爲相在十三年。卒於十四年。今據移入故事。寢疾。以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越王洪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翱謀。出洪度鎮邕州。洪熙鎮容州。而立洪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考異）歐史云。龔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翱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儁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

吾欲立之奈何。晉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泣下歔欷。翊爲謀出洪度於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襲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與通鑑詳略互異。丁丑。漢主殂。通鑑。（考異）九國志三月丁丑薨。通鑑作四月丁丑。蘭修按通鑑目錄。是年閏三月甲申朔。則三月四月均有丁丑日。據康陵碑云。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薛史、五國故事、並作四月。與通鑑合。今從之。十國春秋駁五國故事。反云從通鑑作三月。誤也。年五十四。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薛史劉陟傳、歐史南漢世家、冊府元龜二百二十四、九國志同。）（附錄）（黎遂球蓮鬚閣集）予家板橋對岸有洲名北亭。當五羊城之東。先人有田在焉。崇禎丙子秋。田間有甿出貲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投以巨石。空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其中。至夜靜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弟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凡數。各重十五六斤。其正處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玉珠貝築之。有鏡一。光照暗中。如白日。實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動。其他異物不可指識。先攜鏡歸家。光動鄰舍。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其地。搜發無餘。今其穴故在。碑文隱隱可讀。蓋劉氏家也。（朱彝尊曝書亭集）陳元孝語予南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丈。有金像十二。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人。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柱金魚袋臣盧應奉勅撰。文曰。惟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云云。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與爲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大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異聞也。（考異）蘭修按所載碑文光天元年與廣語同。而王士正皇華紀聞作光天五年。又盧應奉勅撰。廣語作盧應勅撰。皇華紀聞作盧應初撰。或傳寫脫誤。或拓本殘缺。視之未審也。至盧膺吳越備史稱攝太尉工部侍郎。在天福六年五月。卽大有十四年。碑刻於光天元年五月。而結銜互異。疑非一人矣。又按南海百詠。陵山劉氏之墓也。在都東北二十里。漫山皆荔子樹。龜趺石獸。歷歷具存。昔有掘其墓者。其中皆以鐵鑄之。予嘗至此地。摩挲斷碑。不見始末。但見其詞。皆是葬婦人墓誌。考之僞史。疑是懿陵也。他尚有敍處。如南海縣

宣風鄉及番禺黃陂新會上臺玉環丫髻山等皆有之據此則孚若所見在郡東北非北亭之康陵可知且其文漫山皆荔子樹爲句十國春秋謂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尤誤也

高祖初生時有日者視之謂代祖曰公諸子惟少者貴耳五國故事爲人辨察多權數通鑑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侈薛史劉陟傳城中番禺兩山相屬命鑿平之就番山積石爲朝元洞後更名清虛洞而以沈香爲臺觀於禺山南海百詠引鄭熊番禺雜志〔附錄〕〔南海百詠〕棠洲在子城之西北清塞之北界舊居水中積石如林今西隔雍塞水尙潴其東幾百餘丈穴城而導於海綠淨如染圖經云僞劉聚方士習丹鼎之地〔又〕九曜石在棠洲水中圖經云石大湖產也僞劉時有富民貲罪者每運實此以自贖遂成勝景矣〔鄭陞番禺縣志〕粵秀山半劉龔時鑿石爲呼鸞道折而北有歇舞岡龔時夾道栽菊建樓觀於其上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瑰麗五國故事〔附錄〕〔南海百詠〕甘溪在郡東北五里北山脚下東晉太守陸脩所鑿引泉以給廣民亦呼甘泉唐會昌間節度盧公遂疏導其源以濟舟楫更飾廣廈爲踏青避暑之地僞劉時復鑿山爲甘泉苑中有泛杯池濯足亭避暑亭之類其下流爲甘溪夾溪三四里許種刺桐木棉旁則坦平大道圖經及番禺志云甘溪即蓉蓉水也水在北山脚岸高水自石而下其聲蓉蓉然故以爲名〔又〕越臺井在州北越王臺下深百尺趙佗所鑿水味清甘劉氏呼爲玉龍泉民莫得汲潘美克平後方與衆共之今在悟性寺前〔黃諫廣州水記〕登粵秀山轉而西行愈悟性寺中東廡一井視九眼井殊勝僞劉玉龍泉也〔輿地紀勝〕荔支洲在南海東四十五里周迴五十里劉氏創昌華苑於其上〔考異〕蘭修按通鑑云乾和二年命越王洪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則昌華爲劉龔所作南海東當從海錄碎事作番禺東耳廣語以今城西六里荔支灣爲昌華苑址非是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

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歐史南漢世家。其安自尊大皆此類也。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三十三同。〔考異〕五國故事以洛州刺史爲劉成語誤。素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臉之。五國故事。有灌鼻割舌支解剉剔炮炙烹蒸之法。通鑑。〔附錄〕〔通鑑〕或槃毒陀水中。以非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五國故事〕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鑽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其屑吻必垂涎及頤頷。若嗜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蜃毒龍之類。非可復以人論也。五國故事。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國中宦者大盛。通鑑。

南漢紀卷三

殤帝紀

殤帝名玢。高祖第三子。九國志。〔考異〕歐修按稽古錄天幅七年夏漢主襲殂子昌嗣八年漢主昌弟晟殺昌自立。初名是玢亦名昌也。又按歐史云襲子耀楨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是玢爲第三子薛史云長子誤也。洪度。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封賓王。又封秦王。薛史劉玢傳九國志同。四月。卽皇帝位。更名玢。以洪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通鑑。〔考異〕十國春秋作三月事蓋誤以高祖爲三月殂也。遣使齎規如南唐。告哀。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六月唐主廢朝三日。五月丙申。葬天皇大帝於康陵。盧應破陵碑。〔考異〕通鑑作八月。六月。遣法物使公孫惠如南唐。告卽位。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八月甲申十國春秋作孫惠誤也。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胡三省注〕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呼爲漢土郡國志循州有羅浮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考異〕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傳遇賢秦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鎭有神降云云。歐修按當云循州博羅縣小吏。秦循聲近。又脫博字也。陸游南唐書邊鎬傳云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亦脫博字。又按輿地紀勝乾亨初移循州於雷鄉縣時博羅已屬禎州。二書蓋沿舊稱也。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

禱於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洪昌爲都統。循王洪杲爲副以討之。通鑑（附錄）（九國志劉洪杲傳）洪杲字曰寶。襲第十子。母南儀謝氏名宜清。有寵。洪杲十歲封循王。好步鬬。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襲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天初。循州賊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擁衆攻下郡邑。洪杲請統衆討賊。玢以其尚幼不許。洪杲曰。兵法尚變。不尚齒也。因令越王爲都統。洪杲副之。（考異）鄺修按南儀謝氏。當從吳越備史作尚儀謝氏。傳寫之誤。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衆奄至。洪杲率親信數百人介甲躍馬。徑入賊中。殺賊數十人。賊爲少却。俄而越王領衆繼至。與賊大戰。自辰及午。賊衆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士多死。洪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指揮使陳道庠、（考異）此六字據通鑑補。裨將萬景忻等。蒙以大楯。翼二王以出。九國志劉洪杲傳。（附錄）（九國志陳道庠傳）道庠潁川人。父瓘。唐末避亂於封州。膂力絕人。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隳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爲虎賁郎。翹果有父風。大有末。給事晉王府。襲疾亟。命以道庠爲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是掖二王而出。（考異）鄺修按九國志洪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諸史未見。今不取。又按通鑑道庠端州人。當是其父仕南漢後遂居端州也。

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刺史劉傳。通鑑。使滕紹英如南唐。賀仁

壽節。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十二月。

二年。晉出帝稱天福八年。南唐保大元年。閩天德元年。三月丙戌。漢主遇弒。九國志。〔考異〕馬令南唐書作四月。據聞赴之日也。漢主性庸昧。即位之後。大恣荒淫。薛史劉玢傳。高祖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綬與娼女夜行。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中。內常侍吳懷恩屢言於漢主曰。禁中簫韶府內樂百餘人。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闌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愼。漢主不聽。九國志吳懷恩傳。〔附錄〕〔通鑑〕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考異〕蘭修按王闓之湘水燕談錄。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簫韶部。改曰雲韶部。內燕則用之云云。簫韶部即南漢舊稱。通考謂賜名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部。誤也。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胡三省注〕露體而搜索之。恐其挾慴兵刃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考異〕歐史作昌延。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胡三省注〕晉府、洪熙所居第也。〔考異〕歐史云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等習爲角觝。薛史云晟與其弟越王洪昌等同謀弒玢。蘭修按通鑑云洪昌屢諫不聽。

又云洪杲請斬思潮等則謀逆之舉洪杲洪昌必不與聞矣今從通鑑

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胡三省注）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盡殺其左右通鑑（考異）九國志左右皆散走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

歐史南漢世家

南漢紀卷四

中宗紀

中宗名晟。九國志。（考異）十國春秋注云。五國故事。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據此則名宏晟矣。蘭修按五國故事。蓋謂晟本名宏熙以上一字犯宣祖諱故去之而不書其於劉龔諸子十餘人皆不書無去上一字而稱單名者可證也。若謂宏熙嗣位之後改名宏晟。必不然矣。初名洪熙。封晉王。（考異）薛史云。初封勤王。又封晉王。與諸書異。又云。陟第二子。蘭修按當云第四子。既弒殤帝。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洪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洪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洪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帥。知政事。（考異）歐史云。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無太尉兼中書令。循王洪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考異）歐史劉思潮等封功臣。九國志晟立。以道庠爲功臣鎮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漢主既立。國中議論洶洶。循王洪杲請斬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洪杲謀反。漢主令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洪杲。（考異）蘭修按九國志劉洪杲傳。洪杲與親信飲酒第中。思潮與譚令禋領衛兵排闥而入。斬其首以徇。與通鑑合。歐史云。晟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語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

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今不從。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尤忌之。建武節度使（考異）本作雄武。胡三省云。當作建武。是也。今據改。建武軍。邕州。齊王洪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七月。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於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率衆踰嶺。趣虔州。（附錄）（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傳）遇賢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州縣。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賢壞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於神。神不復語。遂塞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於建康市。十月。命韶王洪雅致仕。十一月丁亥。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通鑑）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鍾允章雲華御室記）（考異）歐史作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闕修按以雲門山碑後主尊號證之。仍雲華御室記爲可據也。

乾和二年　晉出帝開運元年。三月。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洪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考異）歐史作是夏事。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六月乙巳。幽齊王洪弼於私第。十月丙午。毒殺鎮王洪澤於邕州。（通鑑）鎮王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漢主怒。故使人酖殺之。歐史南漢世家。（附錄）（赤雅）南漢時。邕州有六鳳凰。高五尺。金冠五彩。飛入城中。衆鳥朝之。文若布錦。其鳴節節足足。（考異）

蔡倫鐵圍山叢談云博白有遠村號綠含皆高山大木人跡所弗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上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七尺皆癡不識人也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鵝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穴木而巢焉天氣清明則出出必雙雙而飛所過則羣鳥舉爲之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眞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爲信蘭修按赤雅亦載此事並不涉南漢十國春秋載於乾和十三年無謂也附正於此

三年晉出帝開運二年八月殺韶王洪雅九月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譚令禋〔考異〕歐史云殺劉思潮等五人而通鑑不及譚令禋殆誤脫也今據補以右僕射王翺〔考異〕蘭修按通鑑天福七年稱右僕射於此稱左僕射歐史則俱稱右僕射今據改嘗與高祖謀立洪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通鑑是歲於程鄉縣置敬州〔太平寰宇記〕〔考異〕通考作恭州避宋翼祖諱也十國春秋在乾和四年誤

四年晉出帝開運三年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特進鄧伸遣之漢紀〔胡三省注〕路振九國志陳道庠父瑤與鄧伸有舊故然〔考異〕十國春秋以瑤爲鄧伸父誤也道庠問其故伸曰憨僚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通鑑〔考異〕歐史作三年事九國志云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晟覺之乃收道庠伸下獄冀日同斬於市悉夷其族五國故事云晟既懼道庠欲其自退乃賜之漢紀一部庠受賜莫知其由因以問內侍鄧申申曰殺韓信醢彭越之謂也庠因稱疾晟聞之反怒申以漏洩乃兼誅之與通鑑互異是歲析韶州始興湞昌二縣置雄州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同〔考異〕十國春秋在乾亨四年誤也

五年晉出帝開運四年漢高祖稱天福十二年二月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更稱天福十二年六月戊辰改國號曰漢九月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洪弼貴王洪道定王洪益辨王洪濟同王洪簡益王洪建恩王洪暐宜王洪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通鑑〔胡三省注〕劉晟殘同氣而濵天倫棄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

六年漢高祖乾祐元年八月遣知制誥鍾允章〔考異〕歐史作工部郎中知制誥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漢王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十二月辛巳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通鑑與巨象指揮使吳珣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蘭修按九國志吳懷恩傳云與指揮使吳珣領兵侵楚與歐史合通鑑失載也今據補粵西文載十國春秋並作吳恂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懷恩已拔賀州鑿大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穿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漢兵復取昭州通鑑〔胡三省注〕賀州西至昭州三百餘里〔考異〕蘭修按通鑑於後三年始取蒙桂連宜融梧等州歐史云乾和六年珣等攻桂州及連宜融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國志云吳懷恩與吳珣侵楚半歲間取梧桂

六州之地皆
與通鑑異

七年漢隱帝乾祐二年十二月漢主如英州通鑑〔胡三省注〕南漢以唐廣州浈陽縣之地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受神丹於野人隨御雲華石室以藏焉十國春秋〔附錄〕〔廣語〕英德縣南約五里一石壁高千餘仞上有洞曰碧落南漢命爲雲華御室有記〔鍾允章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己酉季冬賓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祈寒節當冬狩九卿扈蹕百司隨鑾巡英州舍於閩石翼日排儀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巒聳躍風伯清塵上衣龍章絳袍曳鳳文黎緩佩流黃鏤金之劍御飛龍凌崖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昧道探元奉眞元之化端拱垂裒返淳朴之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槩也得非元化興機巨寶運智丹臺瑤室眞爲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寰天晝永幽禽語而洞壑雲深神草含華元泉瀉瑞於是拂石牀而設御停玉輦以凝旒遂感鸑鷟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一道流衣短褐斂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焰踐雲而舉令野人且伏火延神祕丹於寶府并云後五百載當有眞人降此子宜以其還丹呈獻昨略算之起重光單閼之歲迄屠維作噩之年將四百七十九祀果合金德主來幸驗眞君之言明矣野人因匍匐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寶丹何在野人曰咫尺耳遂刑羅於蜡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有金書古篆題九峩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粒大如黍粟光彩射人儻者開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縫間罔知厥正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元徽感茲寶異尚以兆民係念四海爲心雖獲還丹未宜輕服上然所奏遂屏去左右洒召從臣吳懷恩捧丹臨御於石室深邃處擊石祕之衆莫知矣擇日亟命道衆設壇場陳醮醮以申告謝寶貺由是龍顏開豁圓蓋舒情緩舞瑤琴弄流泉之激越視灑宸翰奮睿思之縱橫奏九成之簡韶烟霞縹緲感百獸之率舞洞府喧闐羣后子來皆朝於禹會衆僊萃至競祝於堯齡徵臣榮列紫垣獲隨鑾輅紀僊寶祕奧之事媿乏好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慙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兢惶

八年。漢隱帝乾祐二年。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通鑑（胡三省注）史言南漢終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南漢主所以能終其世者。以僻處海隅。而中國未有眞主耳。十一月。漢郭威弒其主承祐。綱目續編

九年　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稱乾祐四年。正月。郭威稱皇帝。綱目。國號曰周。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漢主以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考異）本作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云云。蘭修按通鑑乾祐元年十二月。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九國志乾和六年除官正合。則此年當書以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將兵矣。今據改。十國春秋於六年但稱內常侍九年爲西北面招討使。亦誤。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胡三省注）桂州溪南有白龍洞。在平地半山上。（考異）蘭修按希廣於上年十二月爲希萼所殺。此云希廣遣彭彥暉備南溪者。追敘之辭也。又按寰宇記南溪山在臨桂縣南五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白龍洞在南溪平地半山。胡注溪南二字倒誤。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胡三省注）蒙桂相去四百餘里。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

相與飲酒對泣。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胡三省注）三十五舅謂希廣。三十舅謂希夢。漢主襲娶楚王殷女。故呼希廣等爲舅。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胡三省注）言舉國臣唐也。今聞唐兵已舉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元珪以爲不可。十一月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胡三省注）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一百六十三里　桂州遂拔。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柳、龔、象等州。始盡有嶺南之地。通鑑（考異）本作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蘭修按通鑑於前三年已取昭州。此處重出。今刪。加懷恩濮陽縣公。九國志吳懷恩傳。十二月。遣內侍丞潘崇徹。（胡三省注）唐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未嘗有丞。此南漢創置也。（附錄）（九國志潘崇徹傳）崇徹南海人事襲爲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鈐略。（考異）蘭修按宋史潘崇徹傳。亦云南海人。十國春秋云咸豐人。當以南海分置咸寧。廬度之也。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南唐邊鎬發兵救之。通鑑遇於義章。（考異）本作宜章。蘭修按李攸宋朝事實。太平興國元年。始改義章縣爲宜章。避宋太宗宣諱也。今改正。崇徹令步將康崇保分兵爲兩翼以掩之。南唐兵大敗。遂克郴州。九國志潘崇徹傳。邊鎬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漢。丙辰。南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通鑑（胡三省注）全道二州與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

十年。周太祖廣順二年。南唐主既克湖南。以知全州張彎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四月。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趣全州。與張彎合兵攻桂州。漢伏兵於山谷。彎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南唐兵大敗。訓死。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附錄〕〔五國故事〕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爲晟所敗。獲其敗卒。盡滅去一臂以歸之。江南由是絕南顧之意矣。〔考異〕馬令南唐書云。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彎爭之不克。誤合上年爲一事。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考異〕闕修按時王逵已陷長沙。自稱武平節度副使。薛史作王道逵。歐史作進逵。潘崇徹救之。遇於蠔石。〔胡三省注〕蠔石在柳州義章縣。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通鑑。〔考異〕歐史云。斬首萬餘級。九國志云。逵僅以身免。

十一年。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遣兵侵全道永州。朗州劉言以何敬眞爲南面行營招討使。朱全琇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之。〔附錄〕通鑑。敬眞、全琇、二人至長沙。王逵出郊迎。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眞因淹留不進。逵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眞不亟捍禦。因收繫獄。全琇逃去。二月辛亥朔。勒敬眞以徇。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考異〕闕修按敬眞與逵不協。與全琇謀作亂。故逵以計殺之。通鑑不言漢兵下蔣。殆楚兵已出。逵引還矣。九月。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衞王。璇興爲桂王。慶

興爲荆王。保興爲禎王。崇興爲梅王。（考異）蘭修按歐史以禎王爲祥王。避宋仁宗諱也。

十二年周世宗顯德元年春。漢主親耕籍田。歐史南漢世家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至是始請命於漢。漢主以昌文爲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通鑑（考異）蘭修按通鑑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凡三世。東都事略云。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亦三世。歐史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下文無昌濬事。惟於大寶八年書交州吳昌文卒。則昌濬、昌文當是一人。安南志略云。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昌濬卒。弟昌文立。凡四世。恐誤也。越史記。權於晉開運元年卒。長子昌岌第二子昌文。次子南興、乾興、尚幼。其叔楊氏篡立事。近於稗官小說。然足證別無昌濬也。通考、宋史亦無昌濬。遣紿事中李瓊以旌節招之。瓊至白州。昌文使人止瓊曰。（考異）本作昌濬。據通鑑改。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瓊不果行。歐史南漢世家四月。以高王洪邈爲建武節度使。（考異）本作雄武。今改正。鎮邕州。洪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洪邈謀作亂。戊午。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通鑑

十三年周世宗顯德二年六月戊午。殺禎州節度使通王洪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通鑑（考異）蘭修按洪政爲節度年月無考。十國春秋洪政傳云。乾

和十三年爲禎州節度使始聽說也。

十四年　周世宗顯德三年。三月乙未。廿泉宮使林延遇卒。初閩惠宗娶烈宗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高祖賜以大第。廩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高祖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及閩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考異〕通鑑載在後唐清泰二年十月。卽高祖大有八年。今併入。延遇陰險多計數。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及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漢主卽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通鑑。〔胡三省注〕龔澄樞纔林延遇用事。南漢遂亡矣。是歲周遣使來聘。十國春秋。〔附錄〕〔清異錄〕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虛誇嶺海之强。世宗遣使度嶺。館接者潰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本朝錢主面縛。僞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大駭嘆。有緋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十五年　周世宗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漢主聞南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胡三省注〕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考異〕歐史作上年事。十二月。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盧膺卒。通鑑

十六年 周世宗顯德五年南唐中興元年三月改元交泰 六月望夜宴於甘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漢主自覽占書。既而投之於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飲。薛史劉晟傳。〔考異〕十國春秋作十五年事。誤。卜葬域於城北。連甓爲壙。親臨視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十國春秋作是春事。未知何據。八月辛巳。漢主殂。通鑑、九國志同。〔考異〕吳越備史作十月。據赴至之日也。年三十九。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薛史劉晟傳、歐史南漢世家、冊府元龜二百二十四、九國志同。中宗率性荒暴。薛史劉晟傳。既弒兄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歐史南漢世家。又造生坻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被其苦。薛史劉晟傳。陰遣巨艦指揮使賢彥貿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歐史南漢世家。殿側置宮人。望明牕以候曉。謂之候牕監。清異錄。每宴會則獨處殿庭間。侍宴臣僚皆結彩亭。列坐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進。兩旁翼以戈戟。漢主親持弓矢下殿。逐巡獸出。移庭而

上引弓射之。兩旁戈戟競進。獸乃斃。其爲樂皆類此。五國故事。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倘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幷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既殺之。嘆息而已。歐史南漢世家。

南漢紀卷五

後主紀

後主名鋹。（九國志）初名繼興。封衞王。（歐史南漢世家、宋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中宗長子也。（薛史劉巖傳、九國志同。）八月辛巳。卽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通鑑。）時年十七。（薛史劉巖傳、五國故事同。〔考異〕通鑑、宋會要、長編、宋史、並作年十六。）修按後主卒於太平興國五年庚辰。年三十九。推至大寶元年戊午。十七是也。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胡三省注〕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避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天微、諸宮。皆置宮使領之。）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考異〕宋史作才人盧瓊仙。）臺省官備位而已。

十一月辛亥。葬文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通鑑。〔考異〕本作文武光孝皇帝。據薛史、歐史補。）

大寶二年。（周世宗顯德六年。）以中書舍人鍾允章潘尉簢僚。擢爲尚書右丞。（〔考異〕歐史、廣州人物傳、並作左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十一月。漢主將祔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劒登壇。允章叱之。彥眞馳入宮。告允章欲

於郊祀日作亂。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眞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宮者與禮部尙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漢主曰。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附錄）（廣州人物傳）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劉龔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晟。晟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雕宮碑記。暨詰勅多命爲之。運筆斯須。殊藻眩目。由是名聞於諸國。晟遊羅浮山。應制爲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被殺之日。天色黯慘。道路以允章素忠鯁。皆爲之掩涕。彥眞誅後。始收葬焉。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因於厥身。雖然。脂韋浮沈。萬世猶有腥焉。當鋌時。苟有自容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賢不肖何如也。（梁廷枏廣州眞列傳）鍾允章妻牢氏有賢行。允章號賢臣。而性吝嗇。盛獲賜甚厚。未嘗分遺故人。牢詰曰。妾昔事君子。家無斧竈。只用一錡。猶且欵客。賓友今資貨盈室。而義路棲塞。烏用此富眞爲也。乃出錡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稍稍分散矣。（考異）通鑑。允章宣化人。廣州鄉賢傳。其先邕州人。徙家番禺。闞修按唐書地理志。宣化屬邕州。自是宦官益橫。辛亥祀圜丘大赦。通鑑。羣臣上尊號曰。容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帝。陳守中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考異）闞修按雲門山碑立於大寶七年。所稱尊號。上於何年。諸書無考。以中宗乾和元年南郊大赦。羣臣上尊號例之。大寶之初。惟是年郊祀大赦。上尊號當在此時。今著之。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通鑑。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

任。（歐史南漢世家。）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通鑑。）初高祖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中宗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是漸至七千餘。（考異）通鑑云。宦官近二萬人。有爲三師三公者。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

女官亦有師傅分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宋史南漢世家。）（附錄）（輿地紀勝）蒙延永長沙人。僞劉時知賓州。其弟延錫以捍賊死。（嘉靖廣東通志）簡文會南海人。善詩律。爲人耿直。劉襲開進士科。場第一人及第。累官僉書右丞。肆事中宗劉晟誅其暴酷。晟怒。謫禎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又）胡賓王字時賢。曲江人。少力學。以博洽知名。南漢時進士甲科。嘗讀書中宿峽。經史皆有發揮。累官中書舍人。知制誥。劉鋹淫虐。辭官歸。乃著南漢國史。自劉謙至鋹爲五主傳。楊洞潛至陸光圖等三十三人爲純臣傳。有具臣亂臣宦官女謁之目。凡十二卷。鋹亡。上其書於宋。號劉氏興亡錄。以明經授著作郎。會詔有官者得與科試。遂登咸平庚子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後致仕卒於家。（曾鞏昇曾井記）曾芳。漢廣州刺史之後。五代時尹程鄉縣。以清簡仁愛聞。邑境民有癘癘者。公給以藥愈。由是遠近踵門者日以千百。公乃以大劑藥納於井。令癘者飲之。是後邑民祠公。飲水愈疾如初。宋南渡僞智高叛。上命樞密使狄武襄公率大兵五萬由廣東蹈海軍至。壇感疾癘。武襄公禱之井水溢出以給軍旅。疫濟。狄公嫗師奏凱。首以公井泉爲言。仁皇降制。謚忠孝公。且賜飛白書曾氏忠孝祠五大字。（蘭修按）曾井記刻於元延祐四年七月。（羅浮山志）黃勳。南漢大有末官禎州刺史。時驅淫刑。峻法。要官入水簾洞左結茅居之。時服黃衣。繫皁絛。腰懸玉瓢。遇病者投以藥輒效。宋高宗時猶存。紹興中封眞達先生。（粵西文載）周邦。字容若。南人。南漢舉進士。歷官侍史大夫。以直節著。風采凜然。（又）劉博古南漢乾和中海州刺史。有惠政。民多愛之。嘗植橘於陸公井傍。時人稱曰橘井。蓋誌其遺澤如此。（蘭修按）自古

婦寺之盛。未有如劉氏者。陰陽舛易。冠履倒置。如蒙、簡諸臣。皆所謂門外人也。噫。五十五年。亡已晚矣。（考異）輿地紀勝云。陸績井在貴州城內東偏有橘一林。乃乾和中刺史劉博古所種。（閩修按三國陸績曾爲鬱林太守。故貴州城有懷橘坊。博古稱橘。亦此意也。當從紀勝作貴州刺史。文獻通考作潯州。）澄樞等既專政。漢主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十國春秋並誤作潯州。）歐史南漢世家同。（附錄）（清異錄）劉鋹昏縱。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膚而慧黠。善淫。鋹嬖之。賜號媚豬。自稱蕭閒大夫。（清異錄）官者陳延壽（考異）宋史作延受。引女巫樊胡子。（考異）宋史作樊胡。自言玉皇降胡子身。漢主於內殿設帷幄陳寶貝。（考異）宋史云羅列珍玩。設玉皇坐。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考異）長編云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漢主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漢主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又有梁山師、馬鑑、何擬之徒。出入宮掖。又踵祖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五國故事。鑄鐵柱十二。爲乾和殿。（附錄）（南海百詠）濃鑄鐵柱。今府之治事廳。尚植其四。柯公沈所致也。二者猶日於相安亭濠水。餘不知所在。（郭棐嶺海名勝記）今潘司署鐵柱是也。一沒於城東濠一沒於祖司泥濘中。（閩修按）今布政司堂存二柱。建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以應二十八宿。南海百詠。（附錄）（閩修按南海百詠以寺名爲詩。東七寺曰慈度、天王、覺華、普慈化樂、興聖、覺性。西七寺曰文殊、千佛、眞來、水月、定林、昭瑞、集福。南七寺曰寶光、千秋、古勝、延祚、地藏。其二寺失。北七寺曰國清、聖勝、證果、報恩、地藏、報國、悟性。（考異）閩修按南海百詠。不著年月。嘉靖通志云。慈度寺在州

東南漢大寶間建。又王文鳳慈度寺記海珠慈度寺舊在州東南漢大寶間始創。合定林等二十八寺。列於邵之四方。以應列宿。則皆建於鎮時矣。輿地紀勝又云淨慧寺劉氏長壽寺也。劉之宗女爲尼居之。按即今將軍署西六榕寺在二十八寺之外。起天華宮於羅浮山。鄒師正羅浮山指掌圖。（附錄）（蘇軾東坡集）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壽寺西北。有兩峯相對。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則金沙洞也。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又）崑崙清界。南漢立殿。遺址尚存。（又）銅玉皇像併二侍從。在冲虛觀。南漢所鑄。（宋廣業羅浮山志會編）天華宮故址。左爲含陽門。右爲起雲門。刻石猶存。萬厤戊子。歐大任猶及見之。（又）長安塘上有橋曰奉宸。南漢主由此往天華宮。故名。（考異）蘭修按羅浮山志、方輿紀要、並云周顯德六年建天華宮。即大寶二年也。今從之。十國春秋載於大寶元年。歐必元羅浮行記云。歲作天華宮並談。無名之費。日有千萬。五國故事。

三年（宋祖建隆元年）正月。宋太祖受周禪。奉周帝爲鄭王。（稽古錄）宦者陳延壽言於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漢主以爲然。三月丁巳。殺其弟桂王璇興。（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原注）日據司馬光朔記。）以四月誕日爲乾德節。光孝寺東於荔枝熟時設紅雲宴。（清異錄）（附錄）（廣語）城北方春圃。東坡謂禪之水可以通舟。其橋曰流花。鐵與女侍中盧瓊仙、黃瓊芝、李蟾娟等爲紅雲宴於此。鑽塔記。以內府局分邵廷琄爲內常侍。時漢主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惴。廷琄每從容言曰。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愼。漢主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漢主避暑多往焉。廷琄雅所愛狎。因請解兵職。

願爲宮使。漢主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琄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乃爲式親督工匠造之。（九國志邵廷琄傳。）（附錄）（九國志）廷琄循州人。幼爲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閹異。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玢誅。徵爲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事務嚴整。尤重儒士。有自遠方來者。廷琄必先見之。爲具資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考異）長編云。廷琄循州人。（九國志）合。廣州人物傳云。東莞人。殆因廷琄造東莞鎮綵塔而誤屬也。輿地紀勝云。一作奚廷琄。

四年。宋太祖建隆二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考異）蘭修按通考所載妖異與諸書同。五國故事云。野彘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

五年。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爲貴妃。次爲美人。皆有寵。拜托爲內太師。（考異）錢大昕二十一史考異云。按韶州乳源縣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傳。大寶七年建。其文云。列聖宮使甘泉宮使。而無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李托。不見有內太師之名。政事必先稟托而後行。許彥眞既殺鍾允章。益恣橫。惡襲澄樞等居己上。頗侵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眞與先主麗妃私通者。（考異）十國春秋作麗姬。澄樞發其事。彥眞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遣西班將軍王仁遇告彥眞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長編。乾和後多聚銅錢。城

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祿非特恩不給銅錢。十國紀年引漢史。〔附錄〕〔清異錄〕所漢地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僚屬。不設酒而分食阿堵。號曰家錢。

六年 宋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宋以泰州團練使潘美爲潭州防禦使。漢兵數侵桂陽及江華。爲美所敗。長編〔考異〕闕修按宋史潘美傳無月日。長編併載於授官時也。十國春秋作大寶七年正月事。未知何據。十月甲午。贈韶州雲門山證眞寺僧文偃爲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以寺爲大覺禪寺。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附錄〕匡聖宏明大師碑。十月十六日制曰。定水澄源。火蓮藏發。覺悟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祕西乾之印。一眞不動。惟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眞禪寺匡眞大師早契宗乘。洞超眞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鷲易全軀。後履遺蹤。數萬年。應洞葱嶺。朕顯膺厥數。纘纂丕圖。洎三朝而並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遐仰。我師而獨登果位。在神人而良所嘉歎。宜行封賞之文。用示褒崇之典。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證眞禪寺宜升爲大覺禪寺。軍臣將命。亂奠坤儀。太常行禮於天墀。綸誥宣恩於雲陛。固可冥垂慈貺。密運神通。享聖壽於延長。保皇基於廣大。〔闕修按〕碑載大寶六年八月特進李托奏請開塔。尋令奉迎入內。供養月餘。十月二十九日下李托部署。却迴山門。文具金石志。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東都事略劉鋹傳。宋史南漢世家同。制大彙。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爲一石八斗。長編陳均九朝編年同。每石白配百六十錢。長編〔考異〕闕修按以上二事。一見長編開寶四年。一見開寶六年。今類載於此。民入城者輸一錢。〔考異〕宋史世家云。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

稅五錢。（東都事略劉鋹傳）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考異）南海百詠、隆平集、並云二千人。輿地紀勝、九朝編年、云三千人。瀧水燕譚云八千人。闕修按海門鎮在廉州合浦縣。宋於此置太平軍者。輿地紀勝云。媚川都在合浦縣。今尚有媚川館是矣。而廣州下重出媚川都。云屬東莞。南海百詠亦云至今東莞縣瀕海處。往往猶有遺珠。凡采珠以石縋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長編久之珠璣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爲飾。窮極華麗。（瀧水燕譚錄）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考異）本作陳延受。今改從通鑑。（附錄）（清異錄）劉鋹宮中有魚英托鏁椰子立盤四隻。各受三斗。嶺海人亦以爲罕有。魚英、蓋魚腦骨燔治之可以成器。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附錄）（輿地紀勝）劉王花塢。乃劉氏華林園。又名西御苑。在都西六里。名半塘。有桃梅菱迤之屬。（南海百詠）劉氏芳華苑在千佛寺側。桃花夾水一二里。可通小舟。（嘉靖廣東通志）芳春園在城北。飛橋跨沼。林木擁之。如畫。德園在荔枝灣。舊廣四十里。袤五十里。今盡爲民居。（廣語）城西荔枝灣。南漢昌華苑。與德園在焉。其在半塘者爲花陽。華林園。躍龍津橋而西。烟水二十餘里。多種菱荷。總名西園。城南有望春園。北有芳春園。東接甘泉苑。大抵鋹時三城之地。半爲離宮苑囿。民之得以爲棲止者無多地也。（南海百詠）花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南雄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謝維新合璧事類引龜山志）素馨花本名那悉茗。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廣語）花田南漢內人冢也。劉鋹美人字素馨。素馨者。葬其中。錢多植素馨以媚之。名素馨斜。（考異）闕修按素馨花。陸賈南越行紀、稱舍南方草木狀、稱那悉茗花。南漢宮人素馨薨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媚之。謂冢上自生者。傳會也。明一統志。劉王女墓在陽江縣東。女名素馨。葬此。冢上生那悉茗花。因名素馨云云。語本龜山志。誤以劉王侍女爲劉王女矣。漢主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宋史南漢世家。（附錄）（清異錄）南海城中蘇

氏園幽勝第一廣主常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此題詩綠焦林廣主命筆大書焦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幸宴之所起扇子亭是歲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長編其參謀吳處玶（考異）長編同歐史作呂處玶九朝編年作吳處玶皆傳寫之異峯州刺史矯知護（考異）歐史王喬知祐長編王橋知佑越史記作矯知祐蘭修按矯爲交州望族喬橋皆聲近之誤歐史知祐當是知祐轉寫爲祐更爲佑矣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管內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爲寇盜攻交州（通考宋史交趾傳同）（附錄）（越史記）國內大亂所在蟻起吳昌巙據平橋矯公罕據峯州阮寬據阮家灣吳曰慶據唐林杜景碩據杜洞江李主據超類阮守捷據仙遊呂唐據細江阮超據西扶烈矯順據同湖范白虎據藤州陳覽據布海號十二使君

七年宋太祖乾德二年三月令宮人鬬花凌晨開後苑各任采擇少頃收還宮鎖苑門膳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宣者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厴以驗姓名法制甚嚴號花禁負者獻要金要銀買燕（清異錄）（考異）蘭修按清異錄以樓羅厴三字標題蓋記名籍也於城西鬬池百餘步列石甚富爲明月峽玉液池其南北曰含珠亭紫雲閣每歲端午令宮人競渡於此（南海百詠）九月戊子（考異）宋史太祖紀作九月壬寅當是奏到之日也宋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與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勳陷郴州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賈彥寶戰死（附錄）（嘉靖廣東通志）陸光圖四會人

祖東昇爲劉隱裨將守端州及隱建國累遷兵部侍郎父昂桂州刺史領靜江軍節度使光圖生長華胄讀書知大義仕至閤門副使劉錡時文武百官多入知內侍省光圖舉求外郡遂出爲郴州刺史錡昏愚以郴爲極邊惡地故徙任之光圖至郴周恤窮民招輯兵士郴境賴以寧謐民呼陸父大寶十三年宋師來伐光圖遣兵柵騎田嶺會雨漲黃溪水溢宋將潘美順流破其柵遂取郴州光圖與大將譽彥瓊力戰敗績被執抗罵不屈俱死之（原注）光圖有故吏龐姓者常奏事見錡坐識之及錡降宋過騎田嶺龐來迎錡餽曰爾亦在此邪對曰大王之國邊境至此而極非有萬里之遠也錡初以郴爲極邊意必在窮荒之北故使光圖居之聞宋謂翺作郎吏見故主曲（考異）蘭修按此與長編後主行至公安郎吏龐帥迎謁事相類或一事而傳聞異辭也餘衆退保韶州

初內常侍馮餘慶使邵廷琄累言於漢主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旂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今聞眞主已出將壺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內府琛寶遣使通好漢主憮然莫以爲意惡廷琄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思廷琄言乃以廷琄爲招討使領舟師屯洸口長編（原注）九國志廷琄傳吉王師乘勝克連州劉張懼始用廷琄按他書皆不然今不取（考異）九國志大寶七年加廷琄開府儀同三司東南面招討使蘭修按東莞鎮象塔記刻於大寶五年十一月時廷琄結銜已稱東面招討使矣

八年宋太祖乾德三年初邵廷琄屯於洸口以待宋師會宋師退舍廷琄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漢主信之六月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祀之（附錄）（清吳錄）南漢貴璫趙純節性雅重芭蕉凡卉窗牖宇戶種之時稱純節爲蕉迷（十國春秋）純節大寶時官內侍監與駙馬都尉陳延壽同事而絕不侵擾朝政（蘭修

按〕南漢寺人忠於事者惟廷誨耳以誣殺之宜其亡矣若純節者猶無貶焉故附之八月甲子宦者莫少璘等七人降宋是歲驩州刺史丁部領與其子璉帥兵三萬人擊破吳處玶等遂自立爲萬勝王〔考異〕九朝編年安南志略作萬勝王東都事略通考宋史並作大勝王越史記初號萬勝王開寶元年僭稱大勝明皇帝以璉爲靜海節度使遣使來告漢主因而授之長編〔原注〕十國紀年丁部領自稱萬勝王以其子璉爲靜海節度使告南漢乃乾德三年事今併書之〔考異〕長編併書於乾德元年今移入九朝編年云開寶六年五月授交州丁璉靜海節度初丁部領與其子璉破吳處玶自領交州爲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爲節度使部領立三年璉襲父位至是七年交聞上平定嶺南帶而上表求內附詔以璉爲靜海軍節度使〔考異〕長編修按由開寶六年上推七年璉襲位爲乾德五年又上推三年部領自稱萬勝王爲乾德三年與十國紀年正合十國春秋大寶三年部領爲大勝王誤也又按東都事略部領卒於太平興國初十國春秋大寶八年三月部領死詔以子璉爲交州節度使亦誤

九年宋太祖乾德四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歐史南漢世家文獻通考同〔考異〕十國春秋作常康縣民妻蓋以南海析置常康以臆度之尊南海神爲昭明帝廟爲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考異〕闕修按事載長編開寶四年云太祖詔削去帝號及宮名易一品服今從十國春秋移入於此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爲部下所殺先是漢主命懷恩治戰艦於桂州懷恩督役嚴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者輒行捶撻執役者皆怨之於是作龍舟成〔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造龍舟十以備錢親征懷恩躬自臨視以綿冪其手偏拘鉤楯匠區彥希在側因運斤斫其

首墮船中。左右驚散。後數日。乃擒彥希斬於市。懷恩爲將數有功。及被害。國人愈恐。漢主命潘崇徹代其任。長編（原注）懷恩、崇徹皆宦者也。九國志世家言懷恩被殺在大寶二年。大寶二年。顯德六年也。據懷恩傳稱王師取郴。連後。懷恩乃死。又潘崇徹傳云。崇徹代懷恩歲餘。罷兵柄。而世家載崇徹之罷在大寶十一年春。則懷恩被殺。當附此年。不也。王師取郴州後六年。乃取連州。今并言郴。連。蓋誤耳。潘崇徹不知以何官代懷恩。當考司馬光朔記。載此事於建隆元年四月。且云懷恩被害。乃是月庚辰。龍舟成之日也。蓋用十國紀年。今不取。（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懷恩番禺人。事劉爲內府局丞。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劉襲位。遷內常侍。晟襲位。授宮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以功加濮陽縣公。大寶中。爲桂州團練使。（考異）闕修按九國志載區彥希殺懷恩事。與長編同。宋史潘崇徹傳。亦云懷恩爲部下所殺。十國春秋云懷恩召歸宿衛。命崇徹代其任。誤也。又按蒼梧縣感報寺銅鐘款。懷恩結銜稱萬華宮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內侍上柱國九國志諸書皆失載。

十年　宋太祖乾德五年　四月。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於法性寺。光孝寺東鐵塔記。（附錄）（鐵塔記）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躬有慶。祈鳳厥無疆。萬方咸使於清平。八表永欣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記。（考異）南海百詠云法性寺劉氏時爲乾亨寺。後復舊名。今爲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延德之宅。廣翻。四圍。闕修按即今西城光孝寺塔記闕卯輪朽三字。茲據足本載之。題名剝蝕甚多。具南漢金石志。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眞諦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是夏爲大風所拔。薛史劉銖傳。（考異）闕修按南海百詠。菩提樹在六祖彰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天台志。菩提樹智藥三藏移植於廣州光孝寺者。其樹不花不實。經冬不

凋葉之筋脈細緻如絹。廣人每用此爲燔爲花爲蟬蟲之翼。均與薛史異。秋。漢主寢室屢爲雷震。（薛史劉鋹傳。）

十一年　宋太祖開寶元年。北漢應運元年。三月。西北面招討使（考異）宋史潘崇徹傳作西北面都統。潘崇徹以飛語見疑。漢主遣內侍監郭崇岳往覘其軍。（考異）宋史潘崇徹傳云。遣薛崇譽使其軍以說之。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卽就誅之。崇岳至桂州。崇徹嚴兵衞以見之。崇岳不敢發。還白漢主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餘輩。（考異）九國志、宋史、並云伶人百餘。十國春秋云伶人八百餘。恐無此事。並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非有反謀也。漢主怒。會崇徹單騎來歸。漢主釋不問。但奪其兵權而已。（長編。）（考異）蘭修按九國志潘崇徹傳。與長編悉合。宋史潘崇徹傳云。鋹怒召歸。奪其兵柄。

初宋師陷郴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麼。宋太祖見之。問曰。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爲扈駕弓箭官。乃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笑。因問本國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長編、東都事略劉鋹傳、宋史南漢世家同。）（考異）蘭修按宋史作乾德中事。長編追敍於此。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肆爲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太祖猶未欲興加以兵。乃命南唐

主諭意。令漢主先歸湖南舊地。九月。南唐主遣使致書。漢主不從。長編。高州大風雨。壞廨宇及舍五百區。十月。瓊州颶風。壞城門州屋民舍殆盡。宋史五行志。漢主及二子各範銅爲象。少不肖似。卽殺冶工。凡再三乃成。置天慶觀中。南海百詠、輿地紀勝、同。（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天慶觀、今元妙觀也。人以錢僭僞時用物精多。不敢黷犯其象。嘉靖初。提學魏校銷毀爲鏡以歸。命鑿增江水口。欲通舟道入羅浮山。不果。方輿紀要。（考異）東坡集云。本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有急則爲逃逸之所。其計窘矣。閻修按羅浮非可守之地。直爲遊玩計耳。蘇氏所論。誤也。羅浮去羅陽水甚淺。可筏而不可舟。南漢劉鋹於增江水口穿渠達羅浮。惜其未成。此渠成。則北從增城舟入羅浮之陰。南從東莞舟入羅浮之陽。無不可矣。

十二年　宋太祖開寶二年。六月癸未。宋以右補闕王明爲荆湖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長編。有兵過蒙州。黎明遇獵師驅黃犬逐鹿過前。兵以鎗刺鹿。視之一巨石也。已而人犬皆化爲石。輿地紀勝。

十三年　宋太祖開寶三年。八月。南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書數千言。勸漢主歸款於宋。遣給事中龔慎儀來使。長編。（考異）吳處厚青箱雜記作尙書禮部侍郎。與南唐書不合。東都事略作襲正儀。避　宋宗諱也。其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

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仲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令敝邑以書復敍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今古之常事也。盈虛消

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知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禍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荊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

設矣。其次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玩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 舸肝衡履腸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儉犹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埸

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宋史南漢世家。〔附錄〕東都事略、陸游南唐書所載書辭詳略不同。今並錄之。〔東都事略〕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厚。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與師戎而爭。我則必以取爲度矣。見今大振帥旅。仍以上秋爲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蓄怒人之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始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兵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力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一無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煜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陸游南唐書〕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叙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

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强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毋宗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强則南面而王弱則卑帛事人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不可爭而況今日之事邪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强於上黨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强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饟道依山阻水射以强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收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饟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太祖皇帝常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辨麗累數千言今藏之太祖實錄鋹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徵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切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大復何言（考異）蘭修按東都事略長編並云兩致饋書據宋史書詞云復遣人使聲伸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云云乃第二書也南唐書東都事略所載皆第二書節本其第一書今無可徵又按陸游南唐書潰襲愼儀事凡兩見愼儀傳在開寶三年與稽古錄長編合而後主紀在乾德四年誤也十國春秋凡三見南渙後主紀在大寶十三年愼儀傳在開寶三年並合而南唐後主紀在乾德四年與陸書同誤

漢主得書大怒遂囚龔愼儀驛書答南唐主甚不遜南唐主以其書上宋太祖太祖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考異）王應麟玉海作九月八日己亥自注一云己亥朔蘭修按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九月爲己亥朔是也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爲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考異）宋會要玉海並作賀州道行營兵馬都總管宋史王繼勳傳亦作賀州道而本紀作貴州道蓋倒寫之誤後說是也

薛應旂續通鑑、廣州人物傳、並作桂州道、又綠貴州而誤也。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考異〕宋會要、玉海、並作武陵團練使。道州刺史王繼勳爲行營馬步軍都監。〔考異〕原作行營馬軍都監、據宋史王繼勳傳補。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原注〕舊錄載命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新錄本紀會要。〔考異〕蘭修按永樂大典九百三十引宋會要作九月八日、李仁甫所據殆別一本也。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城壁壕隍俱飾爲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宋師次於白霞、〔考異〕宋史南漢世家八月師至白霞誤也。賀州刺史陳守忠〔考異〕九國志作守志。遣使告急、內外震恐。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爲必大加賞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宋師陷馮乘、前鋒至芳林。〔考異〕寰宇記馮乘縣在賀州北一百二十里、方輿紀要芳林鎮在賀縣東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癸丑、宋師遂圍賀州。〔原注〕九國志、五代史、及劉銀傳、皆言王師次白霞、銀卽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住桂州、銀納款、托猶居中沮其議、則王師次白霞時、托與崇岳決未出也。李托往韶州、晉守禦計、今考之此時所遣但澄樞耳、崇岳爲招討、乃李承渥敗後而辛延渥勦目疾。〔考異〕蘭修按九國志潘崇徹傳、亦云辭以目疾、十國春秋云諸大臣請起崇徹帝不從、誤也。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邪、遂使彥柔將兵援

賀州。戊午。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考異〕方輿紀要。南鄉鎮在賀縣南百餘里。卽今信都鄉。有巡司戍守於此。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伏兵卒起。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爲所乘。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冑。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奮鋤皆作堙。其壍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降。〔原注〕十月十二日庚辰。克賀州奏始到。京故本紀及實錄並書於十月。據劉錢傳。王師九月圍賀州。尋克之。十月乃攻昭州。又十國紀年克賀州乃九月二十一日已未也。〔考異〕蘭修按稽古錄、東都事略、長編、宋史太祖紀、潘美傳並云。先克富州。非是。其證有三。據元和郡縣志。富州東北至賀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昭州一百六十里。不與湖南接壤。宋師不能越昭、賀而取富州明矣。其證一也。賀州西北一百八十里爲馮乘縣。又北一百三十里爲萌渚嶠。卽五嶺之一。與道州江華縣接界。北兵踰嶺卽趨賀州。故以賀州道行營命官發十州兵赴賀州城下。其證二也。九月朔日出師。十五日癸丑圍賀州。必無半月前已兒富州之事。二十一日已未克賀州。十月十二日庚辰奏到。賀州距京師三千一百六十里。亦必無遲至二十二日始行奏到之事。其證三也。愚謂本紀九月二十九日丁卯爲賀州捷奏。十月十二日庚辰爲富州捷奏。紀載失檢。前後互錯。致時與地俱不可通耳。今訂正。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爲內太師。〔考異〕蘭修按九國志作內大司傳寫之誤也。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考異〕宋史云。將兵五萬。屯賀江。會宋師徑趨富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考異〕原作徑趨昭州。今改。蘭修按宋師既克賀州。聲言順流趨廣州。謂由賀江下封州以達廣州。及漢兵屯賀江。而宋師已由富州趨昭州矣。聲東擊西。亦兵法也。然則何以不趨廣州。曰昭、桂據其角連、部、扼其背。孤軍深入。三

面受敵非計也及昭桂連賀已克并力攻韶州以取雄州由湞江乘流而下如探囊中物矣七月宋師陷富州（考異）繭修按陷富州當在是月之初今移入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進亦奔還遂陷昭州桂州（原注）十一月初四日壬寅昭桂捷奏到當其克時必在此月末但未得其日耳（考異）繭修按宋史本紀皆據奏到之日世家十月陷昭州桂州則據克城之月而潘美傳云十月下昭桂連三州誤也玉海云十二月壬寅下桂昭連三州遂下韶州尤誤十一月宋師破開建寨殺數千人（考異）宋史殺寨卒數百擒寨將靳暉（原注）本紀於十一月初書克昭桂二州月末又書潘美破廣南軍二千於封州開建縣擒靳暉據九國志十國紀年及劉鋹傳則先破開建斬靳暉然後克昭桂今從志傳及紀年（考異）繭修按長編注所引國史本紀是也今宋史本紀失載開建在賀州東南昭州在賀州西境絕不相屬宋史世家云十月次昭州破開建寨長編亦書於攻昭州之後並誤蓋既克昭桂回師東向仍由賀州進取連州其破開建必在此時故國史書於昭桂既克之後連州未陷之前也今移入進攻連州長編招討使盧收（考異）原作盧枝據宋史改戊騎田嶺宋師敗績叛將李廷珙引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收屯百餘里聞收堅壘以拒潘美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收衆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麾之果謹譟而降收燒壘遁去廣州人物傳（附錄）（廣州人物傳）李廷珙連州人其祖佐唐有功父處顏善屬文明宗天成間佐征淮甸累功爲武安軍節度幕府掌文翰廷珙猶在襁褓而處顏沒遂寄食世家幼嶷不羣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矣以勳閥私調番禺簿尋仕南漢爲土軍都知兵馬使時劉鋹爲不道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珙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大祖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明年獻平南決策開寶三年詔潘美爲桂州行營都部

署尹崇珂爲副、廷珙鄉導伐之。南漢平。詔爲廣西總管招討使、五管餘逆望風歸附。詔廷珙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爲奉化。官至刑部尙書。

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原注〕十二月初五日連州捷奏到、其克時當在此半月以後、但不得其實日耳。〔考異〕蘭修按宋史太祖紀十二月壬申下連州、是月己巳朔、當云初四日奏到、注誤也。東都事略十二月庚午克連州、乃初二日。稽古錄、玉海並云十二月辛亥拔連州、是月不得有辛亥、或辛未之譌也。又歐史云、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錢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云云、按韶皆當作昭、蓋傳寫之誤。

初南漢取桂、連二州、皆徙其民毋得居城內。〔考異〕事在乾和九年。十二月戊子、宋太祖令長吏招撫、立里閈給廩舍以處之。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考異〕宋史凡三見、太祖紀云萬餘人、南漢世家云兵數萬、潘美傳云衆十餘萬、陳於蓮華峯下。〔考異〕宋史世家作蓮葉山、蘭修按華俗書作華、轉寫作葉耳、輿地紀勝云、蓮花山在韶州東五里、形似蓮花、故名。初南漢教象爲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陳前、以壯軍威。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原注〕世家言承渥僅免、李托傳言承渥戰死、未知孰是、而國史亦云承渥僅免、今從之。遂陷韶州。〔附錄〕〔宋史潘美傳〕韶州廣之北門也。擒刺史辛延渥〔考異〕宋史南漢世家作刺史李托、傳作節度副使。及諫議大夫鄒文遠。〔原注〕十二月二十四日辛卯、韶州捷奏始至、其捷時當在初旬也。據十國紀年十二月七日乙亥王師趨韶州。〔考異〕蘭修按四史朔閏考、十二月己巳朔、辛卯爲二十三日、注誤也。東都事略十二月戊子克韶州、乃二十日、又按鄒文遠宋史作卿文遠。延渥間道遣使禡漢主迎降。六

軍觀軍容使李托深阻其議。國中震恐。漢主始命塹東濠爲拒守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眞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使。（附錄）（九國志郭崇岳傳）崇岳、番禺人。宮媼梁鸞眞養子也。幼爲閹人。以慧黠閑乾和中爲內侍監鍛鞮位遷內侍中太微宮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宋師。距番禺纔百餘里。長編。（考異）九朝編年、宋史潘美傳、並云鍛兵十五萬。阻山截谷。堅壁以待。

十四年　宋太祖開寶四年　正月。宋師陷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降。（原注）崇徹傳云。王師過馬徑乃降。今從國史劉鍛傳及九國志鍛世家。十六日癸丑二州捷奏到。據十國紀年。克二州乃去年十二月。今附正月初。（考異）蒯修按九域志雄州在韶州東北二百三十五里。英州在韶州西南二百二十里。蓋先取雄州。乘流而下。復取英州也。宋史太祖紀、玉海、並云正月癸丑取英州。雄州正據奏到之日。王宗沐宋元通鑑載於二月。誤也。（附錄）（宋史潘崇徹傳）崇徹至京。太祖特敕之。授汝州別駕卒。宋師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使者速度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原注）甲子、正月二十七日。此據露布所言。即郭崇岳列柵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言柵口去廣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去廣州只一程。又言八十里。槍旗競進。當得其實也。（考異）蒯修按瀧頭在英州南十里。與湞水合。由此下湞陽中宿臨漢諸峽。以至柵口。約五百餘里。又按長編、宋史、並作馬逕。九國志作馬遞。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人謂水一折爲遞。故有七十二遞之名。又載天威遞碑云。陸有川遞。頑石梗斷。據此則馬遞爲方言。諸書訛改也。屯雙女山。（考異）吳興祁廣東輿圖。雙女山在南海縣西十五里。俗呼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才。所將

多詔英、敗卒、鬬志皆盡。楨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宮官樂範與衞兵千餘盜其船而去。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潅。〔考異〕宋史世家作右僕射太祖紀潘美傳並作左僕射。又歐史、宋都事略、宋會要、宋史南漢世家潘美傳。並作蕭潅。是也。祖紀作蕭灌。十國春秋作蕭潅。皆傳寫之誤。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降。潘美卽令部送赴闕。〔附錄〕〔宋史潘美傳〕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潅、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勦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卽令殿直冉彥衮部送潅等赴闕。潅等不反。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衞禎王保興率國內兵拒宋師。〔原注〕此據露布追書。五代史、九國志、言保興舉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降。爲郭崇岳所遏。按崇岳本無鬬志。豈敢更遏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衆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止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考異〕闕修坡露布云。劉鋹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奸。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仰承睿旨。不敢逗遛。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延。兼於諸處收到新出文榜。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云云。據此則遣使在未至柵口之前。淹延在既至柵口之後。復領舉國軍兵。併力決戰也。長編與露布合。今從之。宋史劉鋹潘美兩傳互異。歐史、東都事略、亦與露布異。楨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屈策而

前亦坐受其賂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陳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附錄〕〔嘉靖廣東通志〕植廷曉字朗伯東莞人南漢之亡以戰而死獨於廷曉有取焉夫當宋受命大小諸國以次削平其間竭忠仗節之臣不可多見而廷曉獨能不避國亡與亡雖事非其主君子不沒其節焉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縱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坌起南漢軍大敗〔考異〕宋史王明傳是夕大風發屋折木崇乃驚懼明與潘美等謀命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先搗賊壘大軍尊食陳以待之俄而萬炬皆發焚其柵賊驚果犯大軍因逆擊之賊大敗斬首數萬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原注〕龔澄樞等傳皆云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辛未宋師至白田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城〔考異〕蘭修按長編二月丁卯朔辛未爲初五日薛史云二月五日王師壓廣州擒劉鋹是也又南海百詠引劉氏興亡錄二月辛未僞劉少主迎大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敕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燼燼云云與二書合劉氏興亡錄爲胡賓王撰事由目擊當得其實也今從之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考異〕宋史世家云斬閹工五百餘人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

布告捷。〔附錄〕〔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十二引宋會要〕鎮南道行營擒劉鍔露布。鎮南道行營都總管潘美、副總管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雷。上帝所以宣威伐罪。民明王以之耀武。國家仰稽元象。大啓鴻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數潤物之恩。南宇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曠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鍔。性惟兇忍。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牀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剖斫湯鑊之刑。古未曾有。恨刀鋒之未快。用鋸解以恣憑。臠割刳屠。窮彼殘害。一境告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向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收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摧除。劉鍔遠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奸。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遛。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鍔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延。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惡此狂迷。尋結陳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寇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鎗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鍔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臭甚崑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鍔則尋便活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霑濡。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算迥數。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收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乂。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鍔幷傳命判六軍十二衛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縣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朋助劉鍔。旅拒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考異〕長編原注云。露布當是行營所作。而鳳蒙傳乃云擒劉鍔。蒙亮露布稱旨。召對滋福殿。賜金紫。則似追爲之矣。蒙修按宋文鑑玉海並載露布。與會要互異二十餘字。又隔其劉鍔幷僞命以下九十八字。

己丑至京師。〔考異〕宋史太祖紀。己丑克廣州。正據奏到之日。乃二月二十三日也。與長編合。今從之。宋會要云二月十六日。東都事略作丁亥。乃二十一日。

庚寅。宋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原注〕新唐錄與本紀州縣戶數不同。今從本紀。〔考異〕蘭修按歐史云四十七州。誤也。又按今宋史本紀云縣二百十四。地理志云縣二百一十四。與長編合。南漢世家作二百四十。傳寫倒誤也。本紀地理志戶口與長編同。世家止云戶十七萬。辛卯。宋赦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逋租。民饑者發廩賑之。諸軍俘獲。悉望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宮人。俊士奇才。所在詢訪。修辭挺節恥仕僞邦者。長吏以名聞。祠宇邱壠。悉加營護。〔原注〕大定錄稱平廣南用周渭策。然略不見於史。當考。〔附錄〕〔宋史周渭傳〕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善於諸父。力學工爲詩。劉鋹據五嶺。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潯州。爲盜所劫。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爲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累遷知梧州。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爲榮。渭奏去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在嶺南凡六年。後官至徐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眞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爲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織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舉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考異〕長編渭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使人訪求得之。渭時已改娶。欲復迎荃。荃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與婦孫居此久矣。不宜舍去。時人嘉歎。渭亦具奏。詔特爵命之。并其二子皆賜以官。司馬光涑水紀聞與長編略同。與地紀勝引皇朝類苑朱昂撰莫節婦傳云。渭還時。夫婦俱已皓首。遂偕老如初。蘭修按節婦傳撰於當時。宜得其實。宋史從之是也。惟云夫婦俱已皓首。未免失辭耳。又按長編云。初南漢取昭州。僞政暴酷。民不聊生。周渭率鄉人避地零陵。自注云。周廣順

元年考渭卒於咸平二年己亥年七十七由此推之當生於梁龍德三年癸未至周廣順元年辛亥避地卽漢乾和九年年二十九宋太平興國二年丁丑爲廣南轉運副使年五十五距避地時實二十六年宋史云劉鋹時避地誤也涑水紀聞又云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爲廣南所虜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爲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爲侍御史廣南轉運與諸書不合始傳聞之誤

三月宋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僞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去（附錄）（長編）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黥面爲奴婢傭僱取直四月己巳詔嶺南商稅及鹽法並依荊湖例酒麴仍勿禁七月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以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爲鼠雀耗先是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爲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八月詔廣南道僞漢諸宮庫務所有課役戶並還本屬州縣仍給復二年十月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自配民物十數事辛巳悉命除之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斂並除之平民爲兵者糾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爲代輸或於兼幷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爲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五年三月甲申詔所在嚴禁之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六年六月禁嶺南諸州民捕象鬻其器仗遣官廣南諸州民輸稅米劉鋹時每石白配百六十錢七月丙辰詔但取其十

四月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潘美遣使部送後主及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後主至公安（考異）宋史云鋹至江陵邶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後主後主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後主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後主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

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園。宋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後主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崇譽。太祖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考異〕宋史李托傳云。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云云。與長編異。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上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朔。〔考異〕玉海作己未。傳寫之誤。有司以帛係後主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後主。後主對曰。臣年十七。僭偽號。〔考異〕闕修按原作十六。今改正。說見大寶元年注。澄樞等皆先朝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附錄〕〔宋史龔澄樞傳〕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妄交遊。幼事劉為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薛崇譽傳〕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算。晟署為內門使。兼太倉使。錢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檢點司事。釋後主罪。及其官屬。鼓位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錢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李托傳〕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劉為內府局令。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衞押番。兼秀華宮使。鋟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

並陪位。又設獻俘位於東西階之南。北向。又設獻俘將校位於獻俘位之前。以北爲上。西向。有司率武士以帛係劉張等及其僞官皆乘馬。持露布前引。原注露布。墨書帛上。將校押入自景風門次薰風門。原注並由東偏門入。皆於御路下行。至大廟西南門下馬。入至南神門外。北向西上立。監押將校。次南立俟。行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又押至太社。如上儀。又押至明德樓南御路之西。下馬立俟。皇帝將坐。引至位。其日文武常參官並常服。獻俘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孟仁操版奏請中嚴。百官就位。定。獻俘至。攝侍中孟元珏版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皇帝常服。即御座。南向扇開。羣臣合班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居訖。分東西班序立。通事舍人引張就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拜舞。起居訖。次引露布案詣樓前北向。宣付中書門下。如宣制之儀。宣訖。通事舍人跪授中書門下。轉授攝兵部尚書。次攝刑部尚書。盧多遜進當樓前跪奏。請以所獻俘付所司。帝召張於樓前。詰張翻覆之罪。張對曰。臣年十六。僭僞位。襲潛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卻是臣下。潛樞等卻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次召僞官內太師潘崇徹詰訖。立於東廂。次召僞官玉清宮使生龍虎軍觀軍容使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軍觀軍容使李托、內門使侍中薛崇譽三人。立於樓前西廂東向。攝大理卿高繼申承制。押澄樞等斬於西市。乃詔釋張縛。命盧多遜宣制曰。汝殘害遠民。恣行弊政。及王師之問罪。傾巢節以來降。既露奸欺。自招覆滅。獻俘請命。即合誅夷。就擒無赦。非之文。釋縛示伸恩之典。寬爾以必死。賜爾以重生。宥其刑書。屬我國法。所得非特赦。張拜舞稱謝。次命閤門使宣制。釋僞官劉保興等。自錢而下。各賜襲衣冠帶靴笏。器幣鞍馬。咸服其服。列謝於樓前中書門下。文武官進前跪賀。侍中奏禮畢。放仗如儀。初議獻俘之禮。羣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臥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該博。遂用之。〔附錄〕〔玉壺清話〕張昭以戶部尚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昭與竇儀所定。太祖道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昭臥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

是日大宴大明殿。〔附錄〕〔宋史太祖紀〕大宴於大明殿。張與焉。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以右

補闕王明爲祕書少監領昭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太祖嘉其功故擢用焉辛丑太祖宴後主於崇政殿六月壬午長編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衞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宋史南漢世家食邑二千戶宋會要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長編（考異）詔錢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宋史南漢世家作四年事以其弟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考異）長編作左監門左僕射蕭漼爲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爲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附錄）（長編）六月命學士院試廣南僞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十一月戊戌嶺南諸州司倉司戶參軍縣丞捕賦等官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知瓊州以僉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僞官因其俗治之五年閱二月乙卯仁浚列上駱崇璨等四人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初高祖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高祖問曰享年幾何傑曰二卦皆士爲應士之數五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乎（考異）宋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周克明傳）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劉修按原作五百五十五乎據周克明傳改及後主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耳

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傳宗幸蜀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精於歷算嘗以大衍歷有差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時天下方亂傑以文占之惟嶺南可避乃遣弟鼎求爲封川錄事參軍天復中棄官攜家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災變自以年老常箕名中朝恥以星歷事僭僞謝病不出隱襲位强起之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五成於十二五相比當五百五十歲大享實賚甚厚隱以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世其學事襲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卒（考異）蘭修按周克明傳此之復爲二土以二卦皆有坤土爲說東都事略隆平集宋史世家並作復之豐曰二卦皆土爲應謂復之應在四爻爲丑豐之應在二爻亦爲丑是二應皆土也今從後說

又高祖開國營搆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高祖建國歲在丑也兔絲者中宗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族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蓋海指宋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乾和中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神是歲辛未二月四日國亡天雨猶天水亦宋姓也　青箱雜記（考異）通考宋史五行志南漢世家並解云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也蘭修按諸書皆作二月五日平南漢惟王海云二月庚午卽初四與童謠合

大寶時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識者謂宋以火德王房爲宋分防與房桶與統同音　文獻通考（考異）宋史五行志云桶與宋同音

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宋

之兆也。（宋史南漢世家。（考異）文獻通考云開寶三年九月庚午廣州民見衆星皆北流。知星者言劉氏當舉國以歸中原。明年廣南平。蘭修按宋史太祖紀九月己亥朔。則是月無庚午。據南漢世家九月八日推之。當爲丙午之譌也。十國春秋作大寶十一年事。誤。（附錄）（青箱雜記）大寶末有稻出自海中浮來。止魚藻門外。民聚觀之。有番禺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湫。令當時好事或有記其語者。洎宋師至。潘美爲部署方悟爲潘字。（蘭修按）水魚一作水急。）嶺南既平。遷范旻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宋史范旻傳。）是年十月。南漢知州宦官鄧存忠（（考異）長編但云知州宦官。宋史范旻傳云知廣州。誤也。尹崇珂傳又云。容州都指揮使。）劫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衆遂少卻。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長編。）賜璽書獎之。（宋史范旻傳。）時存忠與南漢開府樂範、韶州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尹崇珂討之。數月盡平其黨。（宋史尹崇珂傳。）八年十二月己未。遷後主左監門衞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九年十一月。進封衞國公。（長編。（考異）宋史世家云。太平興國初。進衞國公。蘭修按是時太宗雖卽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己丑卒。（宋史太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宋史南漢世家。）歸葬於韶州。（九國志。（附錄）（輿地紀勝）南漢劉鋹墓在曲江縣北獅子岡。（嘉靖廣東通志）獅子岡卽今白虎寺越王山也。（太平寰宇記）王山俗名越王山。二千石初到。皆致虔祠。水旱祈請多有應焉。）後主

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眞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考異〕五國故事。張敗燔燕府庫寶貨之外。其珍珠至美者。尚四十有六斛。焉及至京。張乃自結眞珠龍鳳鞍轡以獻太祖。清異錄。劉鋹結珠龍九五鞍獻闕下。宋史世家與長編同。尤爲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尚方諸工官。〔考異〕宋史作諸宮官。皆駭伏。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張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儻能移以治國。豈至滅亡哉。〔原注〕張獻鞍轡。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考異〕蘭修按宋史太祖紀。五年五月庚申。賜恩赦侯劉張錢一百五十萬。卽此事。

後主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太祖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詔賜巵酒。後主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巨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酒自飲之。別酌以賜後主。大慙。頓首謝。太平興國四年正月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後主及淮海王俶、武定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張預焉。後主因言。鄧廷珪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類此。長編。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太宗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

咸平中爲侍禁亦貧眞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內殿崇班天禧中又錄爲閤門祗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爲三班奉職國昌爲借職（宋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廣南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敍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鋹後

右南漢紀五卷。國朝嘉應吳蘭脩石華撰。按亡友吳君石華。嘉慶戊辰舉人。官信宜訓導。工倚聲。著有荔材吟草、桐華閣詞、禘書巢於粵秀講院。藏書數萬卷。枕經葄史。自云喚作詞人。死不瞑目。竭十年精力。以成是書。考南漢紀事之書。惟胡賓王劉氏輿亡錄最古。賓王、曲江人。二十七松堂集所稱關係國家治亂興亡制作諸大典。故今不傳。豈不尤爲可惜者也。廣州人物傳稱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缺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錄皆不詳。周克明、南海人。訪耆舊。採碑誌。孜孜著撰。裁成十數卷。書未成而卒。胡元興不知何許人。克明書本未成。其不傳宜矣。至如近人劉應麟南漢春秋十三卷。阮通志已著錄。而義例未諳。等之自鄶無譏可耳。是書擷拾獨富。考覈尤精。每條必註出典。以矯吳志伊十國春秋之失。爲附錄考異於各條之下。見搜羅之已遍。決擇之特嚴。正史紀傳。或遜其詳明簡當。而奚論於霸史也。李申耆序稱唐之末造。亂賊竊擅。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而莫穢於南漢。竊謂是書實爲十國紀事之書之冠。僞劉何幸得此於廣文哉。道光庚戌中伏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初編

錦里耆舊傳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轍齡 殷師竹 褚志駿）

G 一八九一上

徐嚴密